

春城

孫祐臣

春

城

孫

福

熙

著

序

我的文字向來是多寫自己的。但這小說中的人物絕對不是誰的影子，沒有無論什麼人，也沒有我自己。我不過誠心的學做小說而已。

孫福熙

春風帶來了滿城的繁華，帶來了滿城人們的喜悅。

豈但人們，小小的紫鵲也聽到了春的消息，伸長頸頸與腰身，踏直細細的兩條腳筋，輕舒活潑，從樹林的這枝跳到那枝，追求可以共同遊春的友伴。他們富有如此可愛的歌聲，猶如銀絲那樣的圓潤曲折，猶如月照鳴泉那樣的清亮悠遠，我們不是他們的知音者，尚且這樣愛好；那瞭解這語言這情感的他們同類耳朵中，更不知何等舒服何等動情呢，所以，忽東忽西，遠遠近近的歌聲都來應和。相見以後，他們的歌聲與姿態顯然不同了，當然是因為狂喜與親密，轉頭扇翼，張大了短喙，吹出和樂流麗的短促音符，是互道相逢之難得，或者是舊友邂逅，急欲暢敘他們的闊別。我們雖然不懂他們的語言，但他們談論到這春天的喜悅是必然無疑的。

真是無怪小鳥們要滿心的讚美。這春城中沒有一家庭院的牆頭不發放紅綠花芽，沒有一條街道兩旁的樹木不點綴得如逢佳節。當嚴寒的風雪時節，什麼花都是一聲不響的，然而什麼花都在發育他們的幼芽；雖然包裹了堅厚的鱗片，但盡力的趕造葉片與花朵的雛形，而且盡力的漲大，漲大到幾乎鱗片包他們不住；有一天他們的機會到了，脫去鱗片，驚人的美麗花葉全在那裏了。木筆花最得風氣之先，壯滿的花苞從綿絨的花萼中迸裂而出，就是象牙雕琢那樣光澤那樣玲瓏的花朵，火燄似的一樹一樹滿在城中表現春氣的飛騰。靜靜流行的河水的岸上，兩行榆樹，在街上聯成圓穹，仰頭望去，從稀疏的嫩芽間，望見襯在樹後的青天，受朝陽的輝照，輕柔而又純潔。緩緩的飄飄的，從天上散下無數細片，一盪一轉的掉下來，近看時，知道是片片榆錢，也許因為小鳥的追逐，也許因為微風的拂拭，也許是有意的賜與人們，零落在平滑如鏡的道路上，已經鋪成很繁複的花紋了。當此清晨，一個人都沒有經過，就是最早的清道夫也還沒有到來打掃，一對人影，在樹枝造成的圓穹盡頭，遠遠的，畫出在地平線上了。

這城市名叫史太史埠，在法德兩國的邊境，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後，法國割讓兩州給德國，史太史埠就是兩州之一的首府。大戰後，一千九百十九年和約以此兩州歸還法國，史太史埠又入法國版圖。因為是兩國必爭之地的原因，雖然每次戰爭必大遭轟擊，但也因此而兩國都盡力建設，以壯觀瞻，以慰幾次改變國籍的人民。自然也因為人民特別愛好鄉土的緣故，在每次戰爭中，必加意防護他們的古跡，所以，至今不但是新設施嶄然炫耀，而古建築累累，且有從十二三世紀保存下來的，為多數別的城市所不及。伊爾河流經城中，圍抱城心全島，平靜清澈，絕盡秀逸之致；巍峨玲瓏的新舊建築，都在此河邊，倒影水中，使兩者相形而愈得其美。河水流出城外不遠即入萊茵河，隔河就是德國境界了。

我們所見樹蔭下的人影一雙，就是愛此萊茵河邊的春城，趁此春假，專來遊玩。他們於昨晚在巴黎起身，今早六點半到站了，一路談講的快樂，與四顧春色的充滿胸襟的希望，使他們不以一夜的旅行為困倦，他們的感情如火燄似的竄動的滿樹木筆花，如他們

頭上枝葉間跳躍歌唱的紫鶻伴侶。

「終於，你是到我家鄉了！」姑娘說。

「老是說要到這裏來，現在，我們終於實現了。」少年的丁樵之與姑娘並肩行走，轉過頭去回答他。姑娘等待他的回答時就轉頭注意他的表情，注意他在此第一眼看到姑娘的家鄉時的情感如何。聽到「我們終於實現了」的語句，不待疑惑他是否有「來過以後從此了一筆事」的意思，卻滿是勝利的口氣，所以這句話很是鼓勵他的興致，覺得這次旅行必定美滿無疑。從這一看，看到樵之今天的領結特別打得正，在火車未到一點鐘前就在車中裝飾間洗面，換上雪白的新硬領，都是受這旅行的表示。呵！這領結真的特別打得好，雖然他平日確是常常打得很好的。全身的衣服也很是挺直。他又想到中國人的面貌的特點：歐洲人是一塊紅一塊白的，惟有中國人膚色勻稱，用象牙雕刻中國人的肖像實在是最好。中國多有象牙的雕刻與塗金的佛像，必定就是這個緣故。可是頭髮決不再染什麼顏色，像法國人的有金色，栗色，櫻色等等分別；法國人以黑髮男子為美，中

國人就是天生成都是黑頭髮的。他心中有了這樣的思想，竟不注意到自己眼不轉睛的，看着樵之，而且沒有注意到樵之也是眼不轉睛的在看他；等到覺悟了自己的行為以後，也就覺得樵之這樣注視他的表情中不是無意義的，所以丟開剛纔自己所有的思想，專來探索他人的意思了。他緩和的問：

「你有什麼要對我說嗎？丁先生！」

樵之眼不轉睛的看他，當然是體味他的面貌，不過看久了也就想開去了。驟然聽到姑娘的問話，他就打斷自己的思想來注意他。然而，對他怎樣說呢？於是搜尋了一句話來回答他：

「我正在讚美你的家鄉，小姐。」

「他真的如此使你喜歡嗎？」

「有什麼理由我要來欺瞞你呢？」

「那頂好了。你還沒有看到一切哩。等你一切都遊玩過，更不知怎樣讚美呢。」

姑娘說着這話，心中卻想到剛纔到旅館中去的情形。人們常恨人世間的隔膜不能瞭解，然而兩人間毫無表情中的相互感應也是常事。姑娘眼中的印象，正是樵之剛纔的思想，不知道怎麼感應到姑娘心中了。

當他們出火車站來的時候，姑娘就引導到車站斜對面的基斯督夫旅館去，一則離車站很近，只要走過廣場中的花叢就是，又有電車直接可以到他家中，將來兩人來往亦很方便，而且，這是早已對樵之說過了，這旅館老板是認識的，與姑娘同姓狄波兒，是他父親的一個堂兄弟，凡親友來往，總是介紹到這旅館去的。

旅館是高大的門面，用電燈裝出「基斯督夫旅館」的法文字，晚間當然是很引注意的。大玻璃門內，一個侍者筆挺的立着，海青色呢的制服，胸前是兩行金釧，而袖頭又是金線嵌鑲，一見門外旅客，即來開門，而且歡迎的說：

「早上好！太太與先生。」

偶然的稱狄波兒小姐爲太太，不足使他生氣；以如此處女形容而稱爲太太，似乎錯

得沒有理由，不過，錯誤都是由於偏信一邊太甚之故，這侍者總覺得這兩位是新婚夫婦，有了這信仰，就以爲如果錯稱了小姐，該是不敬了，於是自然的叫了出來。

「我要見經理狄波兒先生。」姑娘說。

「他要到九點鐘纔來。」

這是很討厭的，不巧他不在這裏，一切都無從着手了。然而當他想到現在只有六點四十分，經理當然不能到得這樣早，心中也就釋然了。不過，現在總得自己問房間了：

「我要看一間房子。」

「一間給兩位的？」侍者還是從他錯誤的信仰出發來說話。

「一位的好了。」姑娘不禁面上微暈的回答。

於是由管理房間的工人引導到升降機中，同上樓去看房間。樵之對於旅館侍者的錯想不覺得什麼，而姑娘則只怪自己不及預備，倘若對他說「要一個單人房間，」或者說「引導這位先生看一間房子，」就不致誤會了。因爲從幼至今都是被人稱小姐，驟然

聽到這未曾嘗試的謬誤稱呼，不免很不自然，而且被稱爲太太，就有已經是年老肥胖，過時，失望等等聯想，所以討厭這稱呼。其實，做了樵之的太太，有什麼可以討厭呢？他體味着這稱呼的酸甜滋味，把羞澀的心理壓抑下去了。

等到看定房間，放下行李，姑娘說讓樵之可以休息一回，自己先回家去；而樵之卻願陪他到家門口，一則路中可以看看，可以談談，還可立即認識到他家去的路徑。於是一同出旅館門向平靜的伊爾河邊走來了。

在清空的樹林圓穹底下，紫鶻歡歌聲中，從相互注視的機會上，兩人都回想到旅館侍者的話，因此設想，倘若兩人真的成了婚姻，必定要用這旅館，而且真的要來同住了。這種思想，在男子還可不形於色，而在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又不禁雙頰微熱了。所以他想出口話來敷衍，問樵之有什麼要對他說；等到他聽到「我正在讚美你的家鄉」的答語以後，自己也無從作主的想出別的話來，做掩飾羞澀的心情的資料。他說：

「呵！我的皮箱很重，現在讓我提了！」說着向他手上取箱子；然而他不肯讓給姑娘，

而且寬延的說：

「到前面橋上去再說。」

伊爾河平緩安祥，又是清淡柔順，使人一見如得母親的撫摩，并見一對人影憑此水底的雕欄而相對微笑。一雙大眼睛閃閃耀人，而紅豔的兩頰中，夾着一個挺秀的鼻子，其曲折合度，肥細適宜，最有天才的畫家也不能追隨描摹的了；加以比面頰更紅的一點口脣，盈盈笑容就從這周圍洋溢；而橘綠的緞帽，嵌鑲在這蛋形的顏面之外。樵之不勝羨慕與嫉妬，恨不得跳水去奪；等到覺悟這美人就在他旁邊，於是他轉頭從新來體味這美貌而覺得快慰了。

提起皮箱再走時，姑娘要奪去自己傘，然而終於不能到手，於是說，「反正我們快到了。」

走進來興路不多遠，姑娘指點一所紅屋說，這就是他父母的家了。樵之一看如此顏色，如此多用石質做成堅固的門面，非法國所多見，巴黎的建築完全不是這樣的。兩人已

到門邊了，樵之以皮箱交給姑娘，而且說：

「小姐，你進去，我今天不進去了，因為此刻太早。」

「那末你回到旅館去休息一回。一夜沒有睡，太辛苦了吧？十一點鐘我去你那裏看
你。」

「好的，我等候你。」

「你回去不會錯去吧？我這樣希望。好苦的了！先生！謝謝你爲我拏行李。」

「你先爲我對你父母問好。」轉頭要走時想起來了。

「你可以坐電車回去。三號電車，前面就有，一直到火車站的。一回兒見！」

「十一點鐘見！」聲音遠去了。

三天的同遊使兩人的感情遠遠勝過巴黎交友半年的成績，也許全是春城的力量鼓勵了他們之故。

今年的復活節是四月二十，狄波兒太太，姑娘的母親，專誠請樵之過節。這個宴請，不是一個「添箸不添餅」的隨便應酬；三天前，當姑娘到家報告丁先生與他同到的消息後，當天，姑娘來旅館時，就來約請了：「我的母親請丁先生禮拜日在我們家中過節。」此後，凡姑娘來陪伴樵之同遊時，常常帶來一點消息，說「母親託人去問山雞去了，」又說「母親說禮拜日專要爲你做一個雪蛋哩。」當樵之去到過姑娘的家裏後，他又來報告他母親對於丁先生有很好的印像，說雖然第一次見中國人，卻十分感到同情，而且法國話說得這樣好，真是可以羨慕的。

復活節的早晨，兩位少年仍然到街上去遊玩，并看了這節日的人們的熱鬧。到了十一點鐘，兩人同回來興路來。

姑娘一按門外的電鈴後，年老的女僕即來開門，而且說：

「早上好！先生與小姐。你們是遊玩得很好吧，這樣好的天氣，可不是嗎？這是給你們遊玩的好天氣。」

走到客堂裏，狄波兒夫婦先後的出來，應酬之間，夫人誠意的對樵之說：

「丁先生！」說出後連連轉頭向女兒，「還是丁先生呢，還是丹先生？」聽到女兒的回答以後，於是接續說下去：「請你原諒我，丁先生，我記不慣外國名字的發音，常常弄不清。我要告訴你的：不要拘束，像你在自己家裏一樣；你到我們家裏雖然只是第二次，但我們是早已認識你了，因為我女兒的信中是常常講到你的。」

這位太太的和藹親密，在第一次來此相見時，樵之已經完全看出，一點都不必防備他的侵犯，或防備得罪他，這是可以完全放心的了。只是狄波兒先生是第一次相見。適中

的身材，頗有點肥胖，這位先生大約有四十餘歲了，一雙強有力的眼睛，莊嚴中顯露靈敏，他女兒的大眼睛明白是得之於他的，淺黑的鬍子中是兩隻口角微微向上的嘴唇，這裏畫出他溫厚的性情，他是一個有名而為學生所愛好的國立中學教師。他聽到夫人說常常講到樵之的話以後，就插入他的話了：

「自從知道你的名字以後，我常在報上留意中國的消息。中國老是不順利呢，究竟是什麼在妨礙他的和平？」

「中國是在革命時期。」

「有的說中國的戰爭是軍人間的爭奪。中國離我們太遠了，絕對在世界的別一盡頭，我們太不懂了，新近漸漸的有人想瞭解他，藝術文學，中國都是很古又很富有的，現在剛有人介紹。我們當然得不到中國的真消息，因為一個這樣說，一個那樣說，我們無從知道真事實。究竟相互爭奪是不是事實？」

「中國人不必服役軍務的，所有的兵都是應募，有如一種營業的工人，是拏工資的，

所以大概是沒有職業的人去當兵，其中受過教育的人可以說是很少，——我應該承認的，中國實在太大了，至今還沒有完全實行義務教育，——沒有教育的軍隊就是中國革命的最困難處。」

「法國革命時也是很混亂的，從他的戰爭的延長來比中國，中國革命還不算長的。」

「到了後來，很有許多青年來加入軍隊，都是受教育的學生。中國革命中也有軍人私相爭奪的事實，然而不能截然說只有私相爭奪，中國的復興確實在民衆希望中的。」

說到這裏，微聞姑娘與母親在說些什麼，於是正在對談的兩個男子都轉頭注意了，只聽母親在說：

「我的小孩，喜歡什麼糕餅，自己到店裏去揀去，我專意給你留着這自由權的，因為我可尊敬了先生的喜歡去，我的小孩了！先生如果喜歡同去……」

「就在這裏很近。」姑娘對了說。「如果你喜歡去，不必戴帽了。」

走出街門，就遇一陣大風。早晨是十分明媚的，碧藍的青天，一絲雲霧都沒有，枝葉盡量的發長，花苞又盡量的放香，引得蜜蜂們哄哄忙碌，而蝴蝶雙雙，飄颺自如，蓋沒有絲毫微風來嫉妬來吹逐他們。正以為從此晴朗和煦，步步春風；豈料片刻鐘間就起了大風，不是從此又會下雨，下雨就不能使興致正濃的兩位遊春客快活了嗎？他們兩人有點不安了。然而，這時令已是可以有和風了，正如遊春，正如談情，倘若正到時令，就能在無論什麼情況之下都沒有壞處。確實，這風「味」的柔和真是沒有可以使人憎厭的理由，而且鼓勵了他們的熱情和一杯美酒。蓓蕾丹樹上吹落的花苞，綿軟金黃，陣陣在地上滾來，陣陣向身邊掠過，樵之正喊出「呵！」的讚美之聲，回看姑娘顏色，迷細了兩眼，紅暈了雙腮，不戴帽子的短髮漂漂飛轉，而湖色的綢衫緊貼胸前，一如模型起伏的自然。誰說智慧果是禁採的，聰明人不在禁止之列。

糕餅店老板娘不僅是鄰居的關係，而且很熟識姑娘的，所以熱烈的招呼他。應酬之間，姑娘注視滿架富麗的糕餅，樵之注視滿身富麗的姑娘。他的淡青的綢衫以下是黑絨

的短褲，以下是玉色的長襪。天下再沒有比絨溫柔的東西了，新熟的果子外面是包絨的，含苞的花朵外面沒有絨也像是包了絨；少女的腿上，有如少女的臉上，遠遠的看到時就可覺得手指上有了他柔絨的溫軟。

「丁先生愛哪一種？」

樵之聽到姑娘的問話以後連連仰起頭來把注視姑娘的眼光移來注視糕餅，而且回答說：

「如你所喜歡。」

老板娘的眼光不在糕餅上而在兩位少年的身上移轉，好像要給他們拍照的樣子，他做出格外羨慕的說：

「太太——你的母親是對我說，你快要回來了。你在巴黎很好呵！巴黎也不冷吧？今年冬天真仁惠，你還記得去年冬天吧？小姐整個是巴黎式了，何等可以羨慕的裝束！又何等可以羨慕的美貌！」

揀定了一個可可加牛酪花朵的大圓餅，老板娘謹慎溢出動作以外的接了過去，又謹慎的取出一個彩色紙盒，放餅在盒中，包了紙，束了金線，又謹慎的交給小姐，而且要他在母親太太前致意。拉開店門，送兩位出門時，又鄭重的說一句：「好際遇！」隱約的祝賀他們兩人的愛情，點一點他們心中的癢處。

兩人忍住了笑容，回到家中，心中還各各回味剛纔買糕餅時買來的甜味，看老僕與主婦在陳設餐桌，狄波兒先生在看報，姑娘想不驚動大眾，於是陪樵之看食堂壁上的畫幅，他說：

「這一幅靜物是沒有什麼大價值的。不過平常在食堂中總是裝飾獵品果物或花卉的畫幅，這是一種習慣。中國畫，我們上次所見的，是單純輕柔，與法國的不同。這種細緻的畫不使你喜歡吧？」

「然而是很逼真的。」

「你知道，還有很細微的呢，西蒙聖約翰的花卉是隔了顯微鏡畫的，不但葉脈與花

瓣的絨毛都齊備，而且蜂蝶細足上的細毛，每點露珠陰陽面的閃光的微妙，都一點不差的。魯佛爾博物館有他的作品，我們將來去看。」

「這裏博物館中有嗎？」

「這裏博物館中沒有。你看那一幅是摩和的。他是史太史埠生的，所以博物館中有許多他的畫。他以畫樹林得名，多用在小說中的插圖。」說着走過去。「這是盧梭與華來士夫人住過的夏爾美透了。盧梭得他鼓勵與指導，立學問的根基。我陪你去聽大學的講演裏講到的。爸爸是很愛盧梭的。」轉過頭去。「爸爸巴黎大學今年勃勃東教授講的題目是自然之感，他講盧梭很多，非常有趣。」

「我的小孩們！」夫人插說。「一切預備好了，我們在桌邊接續講盧梭罷。」

丁先生被邀請坐在對大鏡的位置，而旁邊就是姑娘；對面是兩夫婦；橫面尚有一副盤叉，不知是誰，坐下來的是老僕，便於到廚房去的來往，所以坐在外邊，這位老僕的關係久遠，與家族差不多的了。法國人的席位是沒有中國的尊卑意義的，但對於親密與方便

上也是頗有分寸的。桌面的其餘一邊不設坐位放一花瓶是濃密的一球唐棣果子盆與新買的糕餅在花枝之下。

狄先生擎起酒瓶，先在自己杯中倒了一點，再伸手倒向對面丁先生的杯中。這是一種習慣，欲使瓶口的不潔物沖在自己杯中。主婦問：

「丁先生愛這種酒嗎？恐怕中國的酒不是這樣的。」

「中國的酒有用米做的。」

「媽媽，中國喫米不喫麵包的。我在巴黎的中國飯店喫過了。」

「用米粉做麵包吧。」太太觸類旁通的說。

「不是麵包，只是在水裏煮熟。」

「這是好喫的，加入牛奶與火腿。」想像他人他物，也還是以自己做標準，狄太太自然也不免被這律令所統制。等到聽了女兒的解釋後，覺得也有道理，於是說：「各國有各國的風氣，這是一種慣常。」

老僕每把用過的盤子換去後，捧出一盆新菜，次數之多與式樣的新奇，樵之在巴黎的飯店或家庭中，從來沒有見到過，但他對於這種事情是不大放在心上的，因為是與他的功課無關的。等到熱氣騰騰的一隻雞放在桌上，大家的形容都有點了不得的樣子時，丁先生想起這大概就是所說的山雞了。狄先生拏起銀質的大刀叉，削下一片一片的肉，這是紮了火腿在爐中燒烤的。除外面有鮮菌等雜碎外，雞肚中又剖出燒栗子。仍然讓丁先生第一個，取了一塊雞肉放到盤中去的時候，姑娘微聲向樵之說：

「喬，今天忘了你的辣子。」說着來到樵之與自己在大鏡中的隻影。

「要芥末嗎？」母親立刻接下去。

「好的。」樵之拏瓶就取了。

「媽媽！他愛辣子呵！巴黎的中國飯店有辣子的瓶，像我們的鹽瓶，裏面放辣椒的細粉，每人在無論什麼菜裏都放上許許多多。他還說應該是用整個的辣椒做在菜裏的。我稍稍一嘗，舌頭辣傷了，痛得好久。」

「你們在巴黎相距很近嗎？」母親問。

「我在多藝專校，與他的大學文科相差不過三百米達吧。」

「大約這裏到橘園的樣子。」姑娘插說。

「不過各人都有功課，沒有現在幾天的常在一處。」

父親注意到方纔女兒叫丁有一個特別的名字，於是想到不是基督教的國民不知如何取名，所以問：

「丁先生是你的姓吧？不受洗禮，你們由誰給名字呢？」

「這是由父母或自己隨意取的。我的名字是樵之。」

「樵之是不容易發音。」姑娘說。「媽媽，你只要想到喬治，就差不多了。」

這確實是姑娘的聰明，然而，這幾天來已經叫他暱稱喬喬了。而喬喬也發明了叫姑娘爲妹妹，因爲他的名字是瑪麗。

雪蛋與新買的糕餅同喫。樵之今日纔明白雪蛋是這樣一件東西。用純蛋白搗動久

之，等到他全成泡沫的時候，加熱煮熟，白潔如雪，浮在金黃的蛋黃液上，蛋黃是甜蜜而帶各種香味，看去必是很費工作的一番盛意。法國人喜歡待人如待女婿，這是他們的脾氣，並不只是有女兒的人們如此。

老僕照顧樵之幾乎更甚於別人，他對於家人都是這樣照顧過來的，他只覺得從今天起，多一位外國先生，擴充了他可以使用忠心的範圍。他的頭上是一個很大的黑綢結，有如藝術家的大領結的樣子，這是本地的特風，與不列大尼女子頭上的白紗罩可以相當。平常他很少離開這大結，今天是節日，尤其是宴請新客，更是非表現不可，正與今天要表現他誠樸果敢的本鄉特性一樣。當大家在談論這雪蛋的時候，他和緩的說：

「雪蛋，講到雪蛋，還有瑪麗姑娘的故事呢！」

「請你講給大家聽聽呵。」樵之要求他，同時回看姑娘。

「有一回，我做了雪蛋，也像今天的我捧出來放在桌上。小瑪麗姑娘坐在高椅上，看到了，他問：『媽媽！這就是雪嗎？』我們自然回答他是的。後來，第一次下雪的時候，他大約

是兩歲半光景，忽然不見他了，大家叫他，樓上，沒有，樓下也沒有，他推進園門來了，手中是一把雪，他交給我，而且說：『給你做雪蛋！』大家真笑呵！這種故事，先生我都記得的，他的爸爸小孩時的故事我也還記得呢。」樵之看老太太摺皺的額頂是闊大方正，富有氣魄，而口脣因脫牙而緊縮，愈示其堅定的性情。他又說下去了：「你們知道，這位姑娘是如此聰明和柔，還能體貼別人的心思。」

「丁先生一定也有故事的。」姑娘說。「請你自己講講。」

「中國故事是很有名的。」狄先生看樵之不講，就插說了。「我看過日本神話，真是東方意味。中國詩有一本『冬夜夢』是你們同胞姓曾的譯本，都是小詩，細膩體味，真與法國文學完全不同。還插了許多圖畫，更是羨人。我放在學校裏，瑪麗，我過日給你看。丁先生，你一定認識這譯者的。」

「曾先生我知道他。」因為聽到日本，樵之與多數中國人一樣，必定要表示中國的不弱於日本，所以說：「我來講一個中國神話罷。」他想了想，再喝一口酒，他的酒有點程

度了，好勝與酒醉使他興奮的講故事：

漢朝的時候，有一位皇帝，差遣了他的有名大臣張騫去探險，究竟黃河的發源地方是什麼情況。在法國說起中國就想到的這條黃河，是如此長大，又如此神怪的。張騫做了一隻船，是樹那樣粗的竹排成的，他坐在船上，鬪水流的方向往西過去。經過了許多荒地，許多人跡未到的山林，這河如此之長，早已走在蠻國了，還不見盡頭。有一天，遠遠見到了城牆，進去便有居屋，而一個勇武男子在河邊牽牛飲水，隔河屋中，從窗口可以望見美貌女子在機邊織布。這位使臣便問牧人說：「這是什麼地方？」他沒有回答，卻回問爲什麼到這裏來。他告訴了一切經過以後，牽牛郎就說：「你到成都去尋名叫嚴君平的，他將告訴你是什麼地方。」成都在四川省，就是我的家鄉，所以我曉得這故事的一切。織布的女子遠遠的聽到他們的說話，跑到河邊來，以一塊織布機上的重心石交給這大臣，要他帶了去。張騫原路回來以後，到了我的家鄉，找見了嚴君平。你們知道中國的天文學是很早又很高明的，我的這位同鄉就是一個大天文家。他白天睡覺，夜裏眼睛一瞬不瞬的在

看星象，聽到了張騫的報告以後，他就脫口的說：「你在那裏是去年某月某日。我正奇怪，爲什麼斗牛宮中多了一顆新星，原來是你在那裏，這塊石頭就是一個仙物。」說到斗牛宮，無論那一個中國人都曉得的：天帝有一個女兒，聰明美麗，又肯日夜辛苦的紡織天衣，晨夕霞綺，都是他的成績，不但我們愛看，一切仙子都讚美，而天帝他的父親也因此愛他極了。爲了想獎勵他，爲了真的愛他，物色了壯健美麗而又是司土地豐產之神的牛郎，做他的終身伴侶。然而，自從結婚以後，他不再紡織，於是天色永遠破舊，不稍變換，天神惱怒了，罰兩個新婚的仙神隔了天河分居，只許七月七日相見一次。從此中國大地上照舊有豐富的農產，而我們從此得重見這時時變換的美麗天色。至今每到他們相會的這一天，人們都對着天河兩岸的兩星祈求聰明，舉行種種禮節。這位張騫倒是一走走到了天國，而帶來的這一塊石頭，留在我家附近的廟裏，就以支機石作爲街名。

「好極了！」大家稱讚。這時小坡杯中已經滿斟橘酒，於是舉杯各祝康健，惟有狄先生加一句「祝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這是比日本神話更好了。多少的精妙，多少的靈秀！」狄先生特別的賞識。「丁先生，現在你是學了工程；倘若你學文學，必定也大有成功。」

樵之把橘酒一飲而盡，而且說：

「日本決不是用文學強國的。我要以工程來救中國。我們的孫總理有一個實業計畫，他說此後中國存亡的關鍵就在這實業發展的一件事上面。他說第一要開發交通：鐵道十萬英里，碎石路一百萬英里，修竣現有運河，新開運河，治河，并增設電報線路，電話及無線電等，使徧布於全國。」他停頓了一下，再說下去：

「第二開闢商港：在北中南三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紐約港者，在沿海岸建種種的商業港及漁業港，在通航河流沿岸建商場船埠。第三鐵路中心及終點并商港地設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設備。第四發展水力。第五設冶鐵製鋼并造士敏土之大工廠，以供上列各項之需。第六發展礦業。第七發展農業。第八灌溉蒙古，新疆。第九在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第十移民到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這真是救國的方略。中國留學生整千整萬

的出來，然而什麼都沒有學去。學點什麼呢？這個抱了維啞弄啞啞唔唔的拉幾聲，那個拏了畫筆紅紅綠綠的塗幾筆；拉維啞弄的學到會拉大音樂家的名曲的算是了不得的，結果或者可以代民衆討飯喫，至於在油畫館裏臨大畫家的名畫臨得一分不差的算是了不得的，他去討飯，有誰布施，自己也養不活，於民衆有什麼益處？於存亡危急的中國有什麼益處？所以，凡中國所謂要開發實業的時候，就是請美國工程師。法國人可以學文學，音樂，油畫，因為法國安靜，而多的是學實業的。然而我們中國哪有閒工夫學這種玩意兒？」

大家不敢斷定丁先生是真的狂熱還是橘酒給了他狂熱，然而興奮是無疑的，所以有意無意的緩和他。狄先生說：

「你是如此年少，將來一定有你盡力的機會。只要說我們的史太史埠，本來割讓給德國了，然而法國終於收了回來。世界是常在轉換的，中國一定會強盛。」

以後是喫橘子等等水果，講沒有緊要的閒話，喬治的記憶中還有是妹妹削了蘋果交給他，一天佳節這樣的快活過去了。

驟然聽到敲門的聲音，樵之口中問「這是誰？」連連跳起，把寢袍披在夜襯衫上，走去開門。

「早上好！你昨夜好睡嗎？」姑娘進來了。

「早上好！你真早呵！妹妹。」

「不太早了。你昨天太辛苦了。」

「不辛苦，昨天很高興。你來得很早，有我的信了嗎？」樵之自以為這猜測是可能的一種難得。

「沒有信。你有了嗎？」姑娘也關切他的信。

「我哪裏會有呢？有信都要轉到你家裏的。」

姑娘在窗前沙發坐下，拏起桌上的一本小紅面書來，是「金鋼石」叢書的史太史埠指南，就翻開來看。樵之走到面盆邊，扭開自來水管，在等水流注滿盆的時間，仰頭看鏡，見眼白上有紅紋，昨晚睡得太不好了。他倒是回來就睡着的，不知怎樣醒了過來，正是半夜客車到來以後，有一陣來住旅館的客人走過他的門外廊中，雖然不久就沒有聲音，而且他不再注意這些，但他是從此睡不着了。他回想目中的經過情形：山雞是這樣一件東西，瑪麗叫了他一聲喬，大概被父親聽到了，夫人很照顧他，不過總有老年人的說過又說的脾氣，他到糕餅店去的時候真好看，父親說看過曾仲鳴的譯詩，雪蛋的故事講得有意思，老年人不一定就討厭，日本人在法國這樣有名望，真不甘心落他們之後。想到這裏，他氣悶了，一按床上的電燈開閉機關，在電燈光中坐了一刻，但他的思想還是沒有停止。他想：法國自然可愛，但爲什麼中國弄不好。國民黨應該振興中國的，不知怎麼現在如此少人，人數自然不少的，能幹的太少了。家中回信應該到了，也許又是戰事，從湖北打到四川了。中國的改革須從家庭改起。這樣的愈想愈多，愈是睡不着，後來又不知想到什麼地方

去了。剛回想到這地方，姑娘放下手上的書說：

「喬喬，爸爸很稱讚你，說你知道很多的東西，一個法國青年是決沒有這樣程度的。媽媽說你爽直……」

「那末你怎麼說呢？」樵之取出口中的牙刷，順水推舟的說。

「我是早已對你說過的了。」姑娘微露羞意的在桌上拏書。

「昨天真快活呵！」

「那末今天我們怎樣消遣呢？或者今天不應該太勞苦了。」

「我倒不怕勞苦，怕勞苦不來這裏了。你覺得什麼地方可玩，我們就去。」

姑娘略略翻閱手中的指南，是方纔羞澀時拏起的，翻過地圖，就是講大禮拜堂。他想，大禮拜堂於他是沒有什麼興趣的，不必專誠去看，再翻下去有一幅插圖，下面寫着一行字是「鐘樓大門。」對的，大鐘樓他還沒有去看過，況且他愛工業，可以陪他去看看的。於是說：

「喬！我們看大鐘樓去。最好是正午。現在十點鐘，緩緩的走去，先看看禮拜堂，此後剛好看看雞啼。」

「真的雞啼嗎？」

「真的雞啼！不過是假的雞啼的。」

昨天那樣好的天氣總以為是達到極點了；冷極了就知道快要溫和，熱極了就知道快要涼爽，天氣好極了就怕風雲雨霧，況且昨天刮了大風，而且太和煦；然而竟是出人意料之外，今天還是延長了他的好天氣。照在旅館門口的太陽很是驕紅，使室內出來的人覺得迷眼，滿天滿地的紅日，使一切都是熱鬧萬分。只隔了一夜，一陣花香，一陣蜂嚷，是怪蓓蕾丹的樹葉已長大多了；棉花那樣的風吹來，似乎是催人興奮，但也似乎催人睡眠，不好形容的春城滋味！看水面是輕波微皺，看柳枝是新綠怒透，而鬧營營的人們呢，鮮豔輕鬆的衣服，有如流水的來往奔馳，蓋今天雖然已是禮拜一，放假三天的人今天還是在過節當中。樵之與姑娘有兩禮拜的假期，時候還多得很，不必參考別的什麼東西的意見，

順流水一樣的遊客們遊逛過去好了。

緩步過橋，就見古舊的禮拜堂高聳前面，樵之翻閱手中的紅面指南時，狄姑娘就說：「那是聖彼得老堂，是很古老的。一半是天主教，一半屬耶穌教。你知道，宗教改革倡於德國馬丁路得，而這新舊之爭的傳入法國時，史太史埠首當其衝，這就是第一個行新教的禮拜堂。你可以看指南，他怎麼樣講？」

「這禮拜堂的原始，樵之讀指南，是史太史埠最古的——或者是在五世紀——不過一點不留了。前殿一四二八年所建，後殿完成於一四五八年，而鐘樓於一五九二年加欄。」

他們走到鐵欄門邊，這是耶穌教堂的入口，就是十五世紀時所造的前殿。而天主教堂則先在後殿，後來新造一前殿，與後殿垂直，於是成爲如此奇特形狀。天主堂的門面，用紅石重建，壯偉非常，是大戰後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新造的。馬丁路德的一個門徒許壞知佔有這教堂，搗毀所有的藝術品，因爲新教不主儀式與點綴，於是出此強烈舉動。至

一五四九年，被舊教徒收回，而十年之後又歸新教徒，直至一六八一年，在前後殿築牆分隔，以後殿讓還舊教。此後算是相安無事，即如現在的並存狀況，然而設想當時戰爭，使現在人不禁失笑。所以引得樵之說：「大家笑中國常有內爭，然而這種爲宗教的戰爭，在中國歷史上是從沒有的。」

說着已走到橋邊，一個白鬍子的老年人挨過兩人之前，而且舉起手來說：

「這橋就是我造的，我是工程師：我畫圖，我監工。」

「以前沒有的嗎？」旁邊八歲樣子的小孩說。

「以前是有的，不過破了，又沒有這樣好。」

樵之聽了很覺感動，這樣年老的人尚且如此愛好功績，即使是對於小小的孫兒前也要如此誇耀，難道我們年富力強的人就此肯比木石先腐了嗎？他於是對姑娘說：

「我就是要到中國去造這種橋。平常，走一座橋；走過就算，再想不到這橋是有人造成的。今天這老人給我很大的教訓，使我知道這橋是與我們一樣的人所造成的，而且知

道現在沒有橋的地方我們也可造起來。中國的揚子江，你們也叫清河，以別於黃河的，上面沒有一座橋。江邊的大都市非常之多，中國首都在這大江的下游，我的家鄉也在這大江的上游。在這許多大都市的中間，有一個名爲漢口，是中國全國交通的中心，河對面又是一個大城，兩者之間沒有一座橋相通。」

「那末只有船來往？」

「船是有的，不過非常挨擠，非常紊亂。至今沒有橋是無疑的，但不知渡客的秩序改良一點否。漢口旁邊還有一個大鎮，與漢口又是隔一條水，垂直的流入揚子江，又是沒有橋的。這三個大鎮間用橋聯接起來，將是何等方便，又是何等好看！聯接三個都市的橋世界上將第一次有呢。其餘，譬如北平的前門橋，上海的外白渡橋，人人都在走，然而沒有人想到造得好一點，我回去要造得他們又適用又美觀。你看我去造這種橋，還要同我去走這種橋。」

「我們快點去看大鐘。造橋的時候我們多得很呢，是不是？」

大禮拜堂的巍峨燦爛，惟有看過西湖的雷峯塔者可以想像到一半。第一因為紅褐的顏色，隔了空氣，輕微的迷濛於青色光中，是兩者完全相同之點。第二是他們的經歷久遠，鋒稜盡消，而古樸莊嚴都是不可比擬的。不過，這大禮拜堂，雖然不及雷峯塔之古，卻更有別的優點。整座建築全用紅紫色的石質，堅固經久，加以苔痕剝落，這是無上的不用刀鑿的雕琢。正面看去，除了中層的大玫瑰窗是正圓形外，所有線條都絲絲向上，直至四丈高而為塔尖，這高羅式的建築，使人如對着一大堆竄動的聖火，不禁景仰而拜倒。大門三，滿是細柱與雕刻，有聖徒們，教士們，聖處女們，都為朝宗至上而升騰，是十三世紀的雕刻。中間門上飾以獅子，左右成對，最高一對則捧聖母坐像，手抱聖孩耶穌。大門兩扇，銅質細雕，是一八七九年所製。門上弧形五道，由外向內，如螺形的漸漸減縮，層層都是新舊約書中人物的雕像；中心平面劃分四級，表現耶穌聖跡，從入耶路撒冷起，直至升天為止。依歐爾文的建築計畫是左右兩門上都有塔的，然而他死後，兒子與外孫先後繼續監工，只造到第三層；此後，僅在左邊的上面添造一個八角塔，而右邊至今闕如。這八角塔是空透

靈秀，四邊又有四個六角形小塔，中有螺旋形階級可登。其精細無可比擬，而圓錐形的塔尖，圍以小塔六轉，漸上漸小，以燈爲頂。再上是石質十字架，高五尺餘，上置避雷針。在革命時節，這塔頂，只怕被自由平等的代價所犧牲，所以，上面加了紅油的鐵帽，可是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十字尖頂被德軍的射擊所毀損了。

樵之看指南中講大禮拜堂的文字如此冗長，連翻連翻竟有七八頁之多，所以只是隨便看了幾句就不想再看；在沒有宗教信仰的中國人，加以沒有美術意趣的樵之，覺得這只有一點建築工程可看；而姑娘津津有味的解釋給他聽的話，也覺得沒有什麼興味，不過勉強聽着而已。

及至繞到南面的邊門，買了門票，兩人一進去，就見暗黑的無窮廣大，而且驟然的比外面涼爽許多，停了幾秒鐘，樵之的眼光始恢復了作用，見到這黑暗中有男女遊客提起足跟，用足尖輕輕的移步，大家的談話都是十分輕聲，其凜肅畏敬，宛如在神光照臨之中的樣子。

大鐘就在門口，靠着牆壁，有如一箇衣櫃，不過異乎尋常的大，而各種彩漆染得斑駁奪目。外面圍以鐵欄，使人不能過於走近。正在細細觀察，一個老神父緩步走來，觀衆隨即集中在他身邊，他講解了：

「諸位太太與先生！這鐘樓的機器造於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二年，史太史埠人許維爾蓋所造。以前有同類的一個，十六世紀建立，是大西波狄于斯的作品，一七八九年毀壞了。他自己也是代替一座十四世紀所建造的。」

當他略略停頓的時候，旁邊一位老太太點頭低說：

「呵，這是老了！」

「地面上放一天體球，」教士續說，「他表現天體運行的每天星象。在球體之後，是一個循環日曆圖。左邊，靠柱子，一個計時司，指示日曆。右邊，靠柱子，一個日月司，指示當天的日出時間，月之盈虧與日月蝕。在循環圖之上是表現禮拜幾的，七個不同的神，坐了小車，每天出來一位，各象徵禮拜中的一天。」

這上面就有一個小圓鐘，兩針將指着正午了，於是教士眉飛色舞的說：

「這是時候了！太太先生們！」

剛等他說完，附屬在鐘樓左邊的高塔頂上一隻大雄雞扇起兩翼來，以後就響聲的啼唱，連唱三次，其聲調完全與真雞一樣。於是，鐘樓上層的窗口轉出一個人來，打擊中間一個死神手中所拿着的鐘。第一刻出來的是一個小孩，他用鼓槌打的，半點時是一個獵人用箭矢打，第三刻是一個戰士用寶劍打，最後，每一點鐘時是一個老人，鬚髮全白，舉起拐杖打鐘。而如此以後，死神用一條腿骨打正午的十二下。但這人生四個時代的四個人物，只有白天工作，夜間去睡眠了，不再出來，而死神則夜間亦來報告鐘點，不斷他的工作。再上層是耶穌的立像，當正午時，有十二個聖徒循序出來巡禮，耶穌見每一門徒到時，必舉手賜福，給他們正午的聖餐。而天體球後面的空框中粼粼之聲從遠處過來，則一位神仙，坐車中，疾馳而過，是報告禮拜的教士結束的說：

「在底下的日曆圖中，我們可以，無論什麼時候，看出這是什麼年，什麼月，什麼時刻

分秒。那雄雞底下的塔中是躲藏着大鐘的機器的重錘。外面的畫像就是我們大鐘的作者許維爾蓋。」

樵之滿意極了，正如狄姑娘所預料而引導了他來的意思。他想：這樣早的時代，已經能製造這樣繁複的機械，現在，要瞭解他也有些不容易，倘若不到這裏來，天下有這樣奇怪的東西，連想像也是想像不到的。這一次，他不討厭這本指南了，他翻閱書中的指示，希望能夠幫助他的瞭解。他見禮拜堂中售賣鐘樓照相的明信片，還有一個紙片做成的鐘樓的模型，可以旋轉，表現各種動作的，他都買了來。

「這鐘樓使你高興嗎？」姑娘問。

「今天非常滿意，不差於昨天。倘若你不生氣。正是相反，你應該高興，因為這是你陪我來的。」

「我告訴你，」姑娘側向喬治，輕聲的說，「據說：這工程師，在造成這鐘樓以後，就被人把眼睛弄瞎了。你知道這是很需要用眼睛計算的，爲了怕他給別人再做一個，這裏的

一個就不能居奇了。

「呵！可見世界是如此自私如此嫉妬的！」

「……………」

四

濛濛醒來，樵之張開眼睛，就見姑娘的面貌，這使他又驚又喜又不知其所以然：因為醒來就見姑娘，確實連夢中也是未曾有過。他的頭枕在姑娘腰間，姑娘是坐着，看他醒來了，就緩緩俯下頭來叫他：「喬覺得不舒服嗎？」他聽到這聲音確是真的，知道並非夢中，於是睜一睜眼，還是昏昏不知其所以然的伸長嘴唇，向姑娘求乞。這時的兩人嘴唇，原已不隔多少距離，一伸就接觸了！

身體一轉，船身盪漾，樵之經此口唇的刺戟，頭腦大醒，始記起他是在船中，剛纔是睡着。着了。

坐起身來，一望假山的橋洞在他們的船旁，谿聲洶洶，從遠處流來，從山洞邊流至船邊。楊柳數株，俯下輕蔭，遮隔午後的驕日，灑在兩人身上；而滿枝滿枝的串串花蕊，香氣薰

騰，散在暖和的空氣中，引得蜜蜂們陣陣忙碌。黃鶯啾啾，枝東枝西，相互宣傳他們的無線電音樂。這當時的一切使樵之覺得與其說是興奮，還不如說是寂寞。寂寞？不是妹妹陪在旁邊，從醒陪到睡，從睡陪到醒，而至今還是陪着嗎？這樣一想也就想到他的妹妹了。此時姑娘見他已是太醒了，就問他說：

「你睡得好嗎？可愛的喬！我擔憂了，但不敢動你。幸虧沒有熟人見到，現在好了嗎？」

「可愛的妹妹，請你原諒我！今天喝酒太多了，昨天還沒有這樣醉。」

「你現在真的好了嗎？」

「真的好了。」

「那末我們再去飲一杯咖啡，再來玩一回。」

樵之擎起睡覺時放下的雙槳，心中緩緩的回憶今天所做的一切。船到岸邊，兩人上岸向敞軒走去，這裏就是他們午餐的地方，也就是樵之喝醉酒的地方。

原來，他們從禮拜堂看了大鐘出來，樵之十分高興，滔滔不絕的與姑娘談將來回中

國後的學問事業，於是，姑娘對他說：

「我們到橘園去，那裏可以暢談你的遠大計劃。園中有飯館可以午餐。我出來的時候已經告訴母親，他是不等我們午餐的了。」

兩人同走至市政廳前等候一路電車，正午的太陽與半天的步行使他們精神頓倦着，到了電車中，既有坐位可以休息，且有涼風透進窗來，兩人很是舒適。當車經過姑娘家附近時，姑娘說：

「這是家了。」

「你有沒有什麼事要去一轉？」

「沒有事。」

再過了兩站，就到了公園。下車以後，只見門前大樹滿是新芽，層層堆砌，像是無窮遠大的許多回教堂圓穹，都披了金色與綠色的彩片。這無數的圓頂叢樹，真是春之心的孔雀開屏，春之神的冠蓋旗旌。進門以後，就覺開懷萬分，正中是一個大花畦，彩色燦爛，如一

大花籃，旁邊形形色色，前後左右，各相照應，蓋一片錦繡，都是精選各種花卉排砌而成也。花徑圍環，遊人蹣跚，俯視地上，乃見滿地繽紛；時，已不掩其殘落。然而逢場作戲，及時行樂，正是趁此好天氣，不管是春深幾分，不管是午餐時節，母攜女，祖攜孫，愛人相抱，夫婦相隨，賞玩這春的滋味。小孩們有的提輕氣球，在微風中飄舞，只怕他脫線而去，所以一步一擡頭，管理比自己更活潑更易被春引誘的氣球的脾氣。有的拉小火車，有的拉一隻木馬，爲的是也給他們換換橋園中的新鮮空氣。頭後面披一塊薄紗的保姆，手推搖籃，與坐臥着的嬰兒咿啞問答，嬰孩們昂頭張手，想跳起來解釋他們今日所得對於春的了悟。樵之與姑娘也是澈底了悟：人生就是像這春日的毫無拘滯的怒放。園中一個女子雕像，是本地服裝，一隻仙鶴來含女子的籃中的花朵。這就是春的故事了。

他們已走到湖邊了，滿湖春水，浮着幾隻白鵝，來往自如，這是誰也看了羨慕的，樵之見岸邊幾隻小艇，於是對姑娘說：

「我們午餐後來划船！」

「好的，我最愛這裏的小船！」

就在這湖邊，隔了新芽的樹枝，露出餐館的屋頂。從廣場而上，階級廣闊，不過八級，也顯得很是堂皇。門前大花壇一座，中心是紅白杜鵑，如白雲托日，漸外漸低，造成一個球面，用海棠相思地錢等花，按色彩而排列，嵌出地氈似的斑紋，而鬱金高聳，圍繞圓邊。門前又有橘樹多盆，正在放花，香甜入神，這是本園出品，橘園即以此得名，因天氣漸和，不畏受寒，新從暖房移來者。

進門後，侍者十分誠敬的招待，就是這侍者，現在，捧了漆盤，又為兩位尊客送咖啡與牛奶來了。看了這侍者，不禁使樵之回想午餐時喝酒的情形，所以說：

「方纔，我真喝得太多了！」

「我對他說不要了你還要他拏一瓶來，你說：『這是我要的！』我知道你要醉了。」

「我還說什麼嗎？」

「你都不記得了嗎？你說：『這一杯是祝中國實業發達萬歲！』姑娘笑着而面色微暈。

「還有嗎？」

「還有是……」妹妹輕聲的說，「你說：『這一杯是祝我倆婚姻成功萬歲！』」

「侍者聽到否？」

「幸虧是很輕的。」

「後來呢？」喬喬愈問愈有意思了。

「後來，你一定要去划船，因為旁邊總是有人，我沒有方法阻止你。其實我也很醉了，因為你一定要我喝完那一杯，所以也有點輕鬆鬆的沒有主意。你跳下船就打槳，很是起勁。划到假山洞邊，你收槳停搖了。你說：『中國就不懂得弄這樣的公園！』停了一回，你又說你的家鄉一樣是有公園的。西湖要比這湖好幾倍哩。」

「後來呢？」

「後來，我說：你這兩天非刻刻說中國不可了。你回答我說：『愛情是甜蜜，然而國家是不能忘記的。』」姑娘從新羞澀，輕微的側向喬喬說，「你說完就倒在我身上睡着了。」

「後來呢？」

「後來，你醒了，做了什麼你不記得了嗎？」

「對不起！現在再去划船了！」

「還不夠嗎？」

「這次喝的是咖啡不是酒，不再睡覺了。」

從臺階翩翩而下，誰都承認這兩人的崇高尊貴，滿身是新穎與豐裕的希望；而他們自己，正如對此笑盈盈的湖面，第一步涉足人世，純潔無瑕的無窮信仰，全力傾注其中了。

樵之如前的打槳，湖上來往的船隻頗多，他加意的觀察，有老年的夫婦，有青年的兩個男子，有的，只是中年男子一人；看去，沒有一船如他與姑娘的富有而快樂，正爲了這個緣故，凡經過的人，必羨慕的注視他們。樵之想，快樂是快樂的，但也覺得不過如此；現在既

然有此幸福，不可不細細體味，盡此樂趣。這時的船正到了上次睡着的假山邊，他又停槳而來與姑娘並坐了。姑娘呢，心中也正因這美滿的現狀而起了一種恐怖的心理。第一，這是一個外國人，雖然因此而被人尊敬，但也有人輕視；倘若將來不在這裏而同到中國去，這是最好的旅行，然而，語言人情都是不同，不知何等不方便。第二，結婚以後，安慰是有了，但同時也要安慰人：酒醉了，疾病了，不是刻刻要爲人擔心了嗎？當然，所謂安慰，一半是得人安慰，還有一半是有人靠我安慰的快樂，然而，從此只能浸注一人，如果同時擔心了別人，就是罪辜了。呵，這思想就是一種罪辜，對不起喬治！然而，與喬治的關係還沒有確定呢，第一就是要確定與他的關係。想到這裏，樵之正放槳過來並坐了，於是他問：

「喬喬，你又醉了嗎？」

「不，然而爲了更接近點。」說着口唇近來了。

「喬喬，」聲音綿軟了，「我是一個也沒有理由來拒絕你的，不過，我開始有點怕了！」

「怕我嗎？」

「怕以後怎麼樣。」

「不要怕，我抵禦一切可怕的侵襲。」

「我感謝你！」伸手與丁相握。「我對你全心信仰，只希望你父母的信早來，得到圓滿的結果。」

太陽雖未下去，而已被黑雲遮蔽，水面上漸起寒風，柳枝來回動盪，狄姑娘覺得有點寒冷，拏起船邊放着的青灰夾衫，罩在水紅短衣上，看天氣似乎有要變的意思，所以說：

「我們應得回去了。明天，如果天雨，反正不能玩什麼，我遲一點去看你，大家可以休息。」

「你去好好休息！不必怕，有我負擔一切！」

這是姑娘到家門前將下電車時最後聽到的話。於是他再回過頭來說：

「如果有信，我明天仍然很早就到你裏去。」

五

說到等信，似乎已是十分久遠，其實不過是六個月以來的事而已。然而回想起來確實覺得長久長久了。

去年暑假，狄波兒姑娘在史太史埠父母家中只住了四十餘天，當北方海邊狄愛波港開漁業展覽會的時候，他離家特去參觀。此後，不再回家，就直接來到巴黎，在他的姑娘家消遣這將完的暑假。他有兩位女友，德國人，在法蘭西協會學法文，這協會是專門給外國人學法文的，除從淺至深分作三級，共二十餘班，分別教授文法讀本以外，還有許多講演，其目的在使旅客們於短時間內知道法國文化的大概，雖說是為法國文化宣傳，而給求學者練習聽法文的技能，也很有功效。狄姑娘除自己攻讀文學史外，也到法蘭西協會去聽講演，順便看看德國朋友。十月九日，星期三，聽完講演，走到院中暹羅樹底下，見一位

中國同學在分贈紙片，狄姑娘也得了一張，拏起細看，是一個請帖。十月十日，星期四，是中華民國的國慶，特於二十時在第六區行政公署會場開會，并請跳舞。他想：近來中國人是常見了，但中國話還沒有聽到過。至於中國式的開會，想必有東方仙境的點綴，或者先拜菩薩，或者先拜孔夫子，這是一定很有詩意的。他這樣想定，所以決意去看。

第二天晚間，地面潮溼未乾，但這並不使姑娘減少好奇的心理，晚餐以後，他稍稍修飾裝束，就出去看他所想像的東方仙境了。走到聖蘇爾比斯大禮拜堂前的廣場中，他留意什麼地方該是行政公署，該是舉行中國國慶的會場。遠見電燈光耀，門上插國旗，他知道這一定是了。走到門前，見一張是法國旗，一張三個顏色完全與法國的相同，這真是一個偶然的巧合，不過三個顏色的面積與地位是各不相同，是青天白日滿地紅中國國旗。這會場裏，沒有一個熟識的人，他同誰去談話，又沒有聽到過一些關於中國的通行禮節，他見人時應該舉手呢還是屈膝，然而一個法國少女是不想到這些困難的，他一直進去了。

進門後就有中國人來招待，他就以法國話相談，不會說中國話並沒有遇到困難。

電燈很是光亮，萬國旗滿掛室中，然而並沒有他所想像的神仙佈景。他眼睛中所覺得新奇的，會場上面有講演臺，臺上交叉的釘着兩張旗，一張是他張的一角的放大。所有包含的黨國大道理，他一點都不知道。最奇怪的就是中間有個肖像，他想曾經在報紙上見到，說俄國人開會時必懸掛列寧像，難道中國是赤化了嗎？但禮拜堂有聖母及耶穌像，人家中也常懸掛，可見只要崇拜了就可懸掛肖像，奉為神明，這一定是中國的大人物了。他雖然猜到一半，然而還是不能明白中國人尊重這大人物的實情。

開會時節，狄姑娘見三位中國先生登講演臺，並坐臺上，而中間的一位起立，讀遺囑，說的是法文，所以聽懂是勉勵中國國民的意思，此後是靜默三分鐘。這種情況，使他確切的感覺到東方的沈鬱意味，使人如在送葬或在禮拜堂開追悼會的感覺，這與法國人舉行國慶必須痛飲狂歌酣舞者完全不同。其次是中國話演說，聲調很是奇特，但很覺好聽，可是一點也不懂，自然也決不妄想不學而自懂的。以後是法語演說，又有里昂來的代表

演說，也用法語。雖然有許多政治上的話，姑娘覺得不很瞭解，但四千年的文化確實可以誇耀。以如此有光榮歷史又占全世界人數四分之一的民族，到現在，並不算在強國之內，除說到詩文或佛像藝術的時候，偶然提一提中國這一字以外，簡直沒有人說到這個大國，這一定是都在研究詩文的緣故。中國人一定個個都會做詩畫圖畫的。想到這裏，忽然聽到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句話，他覺得十分同情。史太史埠屢次遭戰爭之禍，於文化損失何等的大。法國是受過英國人的大侵略的，我們的女英雄貞德就奮力抗拒。法國至今尊奉貞德，福煦，就因為他們能夠禦敵，藉此得以保護法蘭西文化。

演說已經完結，姑娘就坐在牆邊還這樣的想開去。

中國人並不很多，但其中女子更少。法國人頗多，尤其多的是女子。他看了這多數法國女子都是粗俗之流，不禁自問：這種女子是中國人的夫人嗎？還是朋友呢？但又立刻想到，不是夫人，也不是朋友，不過與他自己一樣的在什麼學校分得一張請帖，來此看看新奇而已。不過，這種人也不像是女學生；那末一定是什麼咖啡店跳舞場中拏來的了。

他本想就走了，但想看看中國跳舞有何特別，所以且等着。音樂開始了，不過是「伐爾斯，」而對對跳舞者的步法也還是通行的幾種而已。

正俯頭注意舞者的脚步，忽然聽到旁邊有人說：

「小姐！我將有榮譽得同你跳舞……」

「我怕我不懂中國跳舞！」小姐不自覺的立起來，見是一位中國青年，心神慌亂中就是這樣回答了他。

「仍然是法國跳舞，伐爾斯。」

「我跳得不好的。」

狄姑娘就以左手放在這位中國先生的肩上，留心音樂而跳舞了。在此心神稍定的時候，他看到他的舞侶如此倭小，正與自己一樣高，而領結打得很整齊，面色是象牙似的單純顏色。樂止，舞停，這位先生說一聲謝謝而去。

姑娘體味中國人綿軟的舉動，確實與法國人不同，總之，中國人是有點女性的。他靜

靜的如此反囓，其味不亞於身歷東方仙境。

及至第三曲音樂開始時，仍然是這位先生來請求跳舞，姑娘這時不如以前的慌亂，而對於他的舞侶的觀察，也較前大膽些了。至於這位中國學生呢，看了滿堂的脂粉，不覺得什麼動心。一同跳舞有如一同喫飯，一同喫飯有如一同坐電車，一同坐電車有如一同在世界上做人；在世界上做人不能讓你討厭滿面脂粉的人，又何必討厭滿面脂粉的人與你同坐電車同喫飯同跳舞呢？不過，有粥喫粥，有飯便要喫飯，或者可以說有粥偏要喫飯，有飯偏要喫粥：大多數滿面脂粉的人以外而有一個純樸素潔的姑娘，不禁引動他的跳舞慾望了。第一次的要求竟不遭拒絕，而且頗覺溫柔可愛，於是，在第三曲開始時再來要求。當這跳舞時節，他想如何開始與姑娘談話，要表示對他滿意，又要不致使他輕視。他想到了，先用一句最慣用的應酬語，同時可以表示情感的，他說：

「小姐，我真榮幸，得與你認識！」

「這是我的榮幸，得參加你們光耀的國慶節。只可惜我就要告辭了，這節跳舞以後，

因爲人家等我的。」

姑娘伸手道謝並道別的時候，少年掏出胸前衣內的皮夾，取一名片交給姑娘，而且說：

「這是我的地址，我將是很榮幸的接到你的消息！」

「多謝你。先生。」

姑娘且說且看，看到法文字以外還有「丁樵之」三個方塊，所以說：

「這是你的名字的中國文嗎？這是真難認的。我的地址請你寫一個吧……」

樵之取下小袋中的自來水筆，在小小的記事簿上，照姑娘所報的寫下。於是各殷勤致意而別。

爲什麼，這樣相識以後就可同從巴黎坐夜車來遊姑娘的家鄉？爲什麼，這樣相識以後就能同在巴黎的中國飯店喫飯？爲什麼，這樣相識以後就能再見這種經過，外人不得而知，想必做了留學生，身歷其境時，妙計自生，而且各有巧妙不同，不能以一概全，所以索

性不必追究。但其中爲什麼有等待中國來信的話，這個「爲什麼」的幾何學算題是有答案可以追求的。

十月二十七的早晨，樵之在聖蘇爾比斯大禮拜堂的廣場中徘徊，薄寒侵衣，但不覺可憎，因爲這對面就是國慶日認識狄波兒姑娘的地方。這個因爲不是唯一的，還有一個因爲是就在這早晨，與狄波兒姑娘在這裏約會。他看看禮拜堂的門面，看看行政公署的門面，而且刻刻不忘注意姑娘的有否到來。

遠遠的，禮拜堂旁邊，姑娘急步過來了，樵之明白知道這是他無疑，但似乎忽然覺得恐怕會錯看，一直到姑娘確實走近來招呼時，纔相信並沒有看錯。因爲姑娘們的面貌最易變化，國慶日以後的幾次相見時都是每次有點不同的，而裝束的變換也是一部分的原因。

確實，姑娘穿了最近時裝的大氅，從腰間起向外放開，如鐘形，如倒垂的牽牛花，顏色與帽子同爲鮮菇色，而領頭與袖口則有櫻褐色獺皮爲這淡色的裝束醒目。這皮領與色

調稍淡的兩鬢短髮，圍在橢圓的面外，襯出雪白肌膚底下的少女血氣。等待的是如此美貌的姑娘，而且居然已經等到，不論等候了多少時間，總是毫無怨言而十分快活的。況且，原約九時，此刻還不過八點五十分呢。然而姑娘還是抱歉的問：

「丁先生，你等了很久了嗎？」

「沒有多少時候。我是只怕你太久等。」

兩人都如此謹慎，又如此相互體貼，安慰無需多東西，這謹慎體貼陣陣滲透心血的快樂了。

二十五號電車就停在廣場中，這裏是起點，所以車中還沒有人，眼睛中滿是玫瑰顏色的這一對少年就到車中角上相對坐下。兩人只顧自己說話，等到賣票人拉繩的鐘聲驚醒他們時，知道車已開行而車中空位滿是各種各樣的客人了。客人太多，似乎分佔了他們的一分甜蜜；然而到了與這班人們相比較時，似乎他們的甜蜜又增加了一分。

電車緩緩的經行長橋的時候，遠望山崗如幕，完全染出秋林的紅黃顏色的無窮層

次，而天色與江上水色銀紫掩映，薄霧輕抹其間。在此美景中，樵之驚問：

「這仍是塞納河吧？」

「是的。過橋就是聖克魯了。」

所有乘客都下電車了，兩人在擁擠的遊客隊中一同下來。大家趁此暑假的最後機會，來享受這晚秋的晴光與艷色。從此以後，就是雨霧，就是風雪，半年以內，春不再來時，人們亦再沒有快樂了。懂得這意義的人，格外的勇於遊玩，格外的懂得這遊玩的滋味。至於丁先生與狄姑娘自然更多一種滋味了。

走進高大的鐵欄以後，就見大樹兩行，滿林黃葉，焦亮耀目。太陽透射枝葉，在地上畫出陽光與陰影的圖案，而這地上原有一層落葉排成的圖案，與陽光的圖案兩套重疊，不費人工構思，卻是滿幅文章了。

遠遠的聽到谿流奔騰，如入深山幽谷，兩人陡然覺得靜寂萬分，而心神爲之涼透澈底，可聞落葉墮地與鳥雀屏息的聲音。同一景物，同一聲音，各人未必有同一感覺，這裏的

大羣遊客各自靜寂的審察各人的內心滋味，而少年的丁先生與狄姑娘心中是同樣的引起了清醒的人生希望，與純樸的靈敏的冒險熱忱。在此好奇心理中，從樹枝缺處，窺見噴水一柱，努力迸射，有如花爆，有如飛鳥，有如勇士出鞘，有如人生的發揚光耀。轉出樹林以後，真是驚人，山樹面前，像是白紗萬丈，隨風飄下，而摺疊勻稱，勝過天然；盡天下銀質，熔了沖瀉，亦不及如此流動；而空隆聲調，壓倒一切遊人鳥獸鳴蟲噤不敢出聲。這廣大瀑布，自高山滾下，而四周花盆中的水柱，則衝湧而上，又如垂柳輕煙的披靡而下。還有許多獅子口中，則左右橫噴，與其餘上下方向交錯變化，竭盡其驚人之能事。然而，如此奔騰熱鬧，不但不怕泛濫，而一并流入池中，水面不見稍滿。遊客被這景物所吸引，瞪了眼睛在他面前呆怔了。細小水花飛濺人們，不敢抗拒，而女子們張起陽傘，只怕這就是凶猛的侵襲。

狄姑娘也不免想到前面的人生途徑，有如美花逢春，有如這噴水的勇往直前，但也要沒有阻撓，演奏此生的美妙樂曲。忽然覺得丁先生的手挽在他的手臂中了，這不免有點粗鹵了，所以很使這黃花處女驚惶恐懼。當他心氣稍靜，緩緩的斜過眼光來看時，原來

不是丁先生而是一個秀麗的小姑娘，於是俯頭對他說：

「可愛的小姑娘！」

「媽媽！」小姑娘連忙放手，找到立在他的那一邊的少婦，再伸手插入手臂中。這真是他的媽媽了。因為注意瀑布的急流與聲音出了神，當他覺得恐懼時，一拉拉了狄姑娘。他臉色羞紅了，母親也代了他不好意思，而狄姑娘從恐懼氣惱而又羞恥的情緒，忽然要他變為先安慰自己後又對姑娘寬恕與撫慰，這很費了他一點心思。丁先生聽懂了這件事情的經過後，抱歉是不必，卻覺得好笑，而且錯認姑娘為媽媽，這媽媽的字眼上費了他一點體味，至於姑娘原來疑心挽手的是他，他並沒有知道。

瀑布的嚴肅空氣被這笑話衝破以後，自然如一切過去的事情一樣，再也不能如舊的繼續下去了。兩人繞瀑布旁石級而上，樵之盡力回憶看瀑布時的甜蜜印像究竟是什麼，想了好久，方纔記起是回想中國的瀑布，於是說：

「小姐，你沒有知道中國的瀑布，這也是很有名的！那都是天然的呢！」

「中國一定是很美麗的，可惜太遠了！」

「我的家鄉尤其是中國最美麗的地方，是在中國的西方。地勢多山，我們出來的時候，船在河中走，兩岸的高山遮蔽了天日，只有正午的時候可以看到一線太陽。現在，我們從上海去還要一個月路程；將來飛機通行，不必經海港，從歐洲向東飛去，先到我家鄉，我比無論什麼中國人都先到家中。」

沿山徑盤旋而上，經過最高噴泉，高十餘丈，又有馬蹄形池，噴水亦呈奇觀，此後便到了山坡最高點了，花木整飭，樹影參差，一望就想到可以稍稍休息上山來時的疲勞。看現在如此平安和樂之地，使人忘了過去的慘惡波瀾。這裏原是雕梁畫棟的巍峨宮殿，是賢明君主路易十四時所建。亨利第三在這裏被宗教戰爭時的一個教士刺死。普法戰爭時德國人燒毀這宮殿，至今已不能辨別這是火後廢墟了。擡起頭來，忽見巴黎全景盡展眼前，第一看到的是愛非爾大鐵塔，他真的是高大了，這樣遠隔，這樣居高臨下，他還不失其爲高大，雖然巴黎的時風變換不止，即使有人想用文字語言攻擊，他決不損失一寸一分

的高大。此外是一個一個的圓頂，一個一個的尖頂，散布在這有機體的大城市中，各有各的職司，沒有一個是衝突的；而黃葉叢叢，又散布在各大建築的周圍，在一抹青紫中，畫到無窮遠處，傳達巴黎莊嚴美妙的詩歌給全世界人類。這確是一曲頌歌，樵之與瑪麗各自默默唱名頂禮，眼前湧出一幅米也的晚禱圖畫。可是這很有不同之處，他們不過是開始相識的朋友。

這一天的遊散不但勞動了腳步與身體，而且，爲了這千百形態的景物的引動，爲了相互談敘中的揣摩來意與搜索詞藻的工夫，精神上也很是疲勞了。可是，如此美滿的日子，舍不得聽其就此完結，兩人還是拖了腳步在落葉地上緩行。走到安介度花園中，見有長椅，兩人就相並坐下了。

蘆花一叢，如蒙白雪，微微搖曳，而長葉招風，颼颼有聲。綠草氈上，已是滿鋪黃葉，仰頭看樹枝，知道瑟的一聲，又是一片葉子脫柄而下，凡事一加思索就知道都包藏酸甜意味：不是這樹枝將禿了頭沖冒雨雪了嗎？不是從此一片少一片，一直要到明年再見他榮華

時節了嗎？看地上，黃葉之下，還滿地是他的果實果實，黃葉，再鋪上明年的花萼，明年的花落，又是果實，又是黃葉。盛衰輪迴；然而人生榮華卻是去不再來。太陽在樹後下去了，黃鶯急呼，在此日暮，找不到他的侶伴了。

姑娘感覺微寒，也微微感覺寂寞，雖然並不自知這是一天快樂後興盡的悲哀，總覺在快樂的未來人生中，將不知有何等不可捉摸的險阻，看文學作品確是可以得到快慰，不過是跟隨他人喜怒，在過去的文學家生活中過生活，仍舊不是自己的生活。想到這裏，忽然聽到了先生的問句：

「小姐在思想什麼？」

「我嗎？」輕輕環顧，「我在看太陽下去。」

「是的，一個美麗的日子在完結的路上走去了！我們惟有追趕上去，這日子過得太快活了，所以總覺得不肯就此收束。」

兩人真能追趕這落日嗎？這樣留戀着，真能想出延長這美麗日子的方法了嗎？太陽

已經下去，黃葉在漸漸沈下來的夜色中愈掉愈緊，找不到侶伴的小鳥已經不見，而喘息
的樵之不得不鼓勇說他的心事。他緩緩的俯向姑娘，而且說：

「小姐！我想……永遠與你過這樣美麗的生活，你可以允許愛我嗎？我愛你！」

「丁先生！我實在昏亂得不知怎樣對你說。我沒有想到你會愛我。我是何等的幸福；
不過，我太年輕，我還要問問我的父母。」

「怎樣去問呢？」

「今天回去就寫信。」姑娘誠懇的說。「你是完全由你自己作主的嗎？」

「我不瞞你，」樵之也很誠懇的樣子，「中國舊家庭中，父母可以不得兒女同意，擅自代他訂婚，我怕他們會要我與一個表妹訂婚的，但我決定不承認。」

「那末怎樣辦呢？」姑娘鎮定的問。

「我也寫信去，聲明我與你要訂婚了。」

「那末大家都等回信。」

雖然說的要等回信，而兩人心中，充滿了最新穎最愉快而又最遠大的希望，相信已是最世界上最圓滿的夫婦，將永遠繼續如今天在美景中快樂的生活，所以不再留戀今天的聖克魯而回巴黎去了。

在巴黎，他們兩人天天等候四川的來信，等了五個多月，現在回來史太史過春假了，而樵之的家信還是沒有到，這就是姑娘所以不安的原因。

自從同遊橘園出來，在電車上與姑娘分別以後，樵之直到火車站前下車，回到旅館去了。這時寒風驟緊，黑雲滿天。樵之在房中隔了玻璃窗看雨，見街上人們逃雨急跑，男子多無大衣，女子小孩多是彩色的單薄衣服，深幸自己早早歸來，這是姑娘懂得家鄉天氣的好處。今天實在太熱了。這樣看了一回，頗覺得厭倦，他想離晚餐時節尚早，不如到客廳去看報紙與雜誌，於是下樓去了。

會客廳中有兩三人各在看手中的雜誌，不一定就是來客，在等待主人，他們也是來消遣時間的。窗外雨絲未止，看去還有大風。雜誌不外關於旅行與時裝等等，這裏自然不是圖書館性質，只是爲等候間的客人消遣，沒有什麼學問可言的。

樵之就拏了一本，翻閱裏面的地中海沿岸風景與花戰節的插圖。

「先生！中國人？日本人？」

這樣的中國話聲音向着樵之說來，仰頭看時，是高大的歐洲少年，並非中國人。於是樵之仍用法國話回答他：

「先生，好！你很能講中國話！我的國籍是中國。」

「我認識上海，青島，北京，我還是一九一四年回來的，所以中國話都忘記了。」

「先生是哪一個國籍？」樵之聽他的法國話有點別樣音調，所以這樣問他。

「我是德國人。」

「你在這裏求學嗎？」

「我在這裏大學中學醫。以前我在青島，大戰起來時，我與父母一同離開中國。那時還很年幼，所以都不大記得了，青島是很有趣的。這裏醫科中有你們同國學生很多，你認識嗎？」

「我不認識他們。」樵之稍稍思索之後說。

「你是這裏的學生嗎？」

「我是巴黎來的，多藝學校的學生，因為有一位朋友同伴，所以到這裏來過春假。」

這位少年，雖然已在法國人團體中生活，不但生理上，就是語調與表情一切，都保留德國人剛強的特性，與法國人不同。他帶了惋惜或者是國家的觀念推動他的說：

「要是在大戰以前，你可以看到這城市的別樣情態。」

「我還可以看出建築很與巴黎的不同，風俗民性上也有分別。」

這位漢寫爾先生是來旅館中訪人的，沒有遇到，而天雨了，他就在客廳中看雜誌消遣。偶然的際遇中，他使樵之學得不少的東西，一種是直接指示的，一種是樵之自己從他身上觀察得來的。樵之以姓名及房號寫給他，他也留給樵之以自己的地址，於是分別了。

晚餐以後，樵之看天雨已止，就到街上走走。一出門就是滿天星斗，在暗藍的天上閃爍，可惜不是有月亮的日子，否則必定更是美麗，可惜沒有姑娘同行，否則必定更是甜蜜了。這時節去看他總覺不好意思了。好在這正是到他家去的路徑，如果他正來看他，或者

碰巧也來散步，能夠遇見，那是更好了。這裏就是他到來的第一天清晨與姑娘同行之處。河水照舊的平靜，在晚色中更能照出岸邊的景物，而水底密密的星點，是那天早晨所沒有的。路上電燈點點勻稱，順大樹的圓穹過去，照得葉色如碧如翠，來時的初春新芽，今已發皇騰達了。只是一雙人影現在只是一人！這思想使樵之覺得寂寞，但想到近在咫尺，也可以安慰了。

忽然聽到笛聲一句，隱約中傳來，隱約中消失。異鄉他國，哪來中國笛聲？樵之也知道自己動了鄉思，所以有此幻想。不過，他從來沒有想家，也從來沒有想到笛子，今天整天想的是妹妹，一直到现在想着的還是他，有什鄉思可言呢？況且，這樹林與成都森林公園並不相像，何以能聯想到成都的笛子呢？他相信這只是一種偶然，毫無理由可以研究的，不值得迷信的推求。然而他現在明白是聽到了，很清楚有人在吹笛，引起了幼年時在家鄉的公園中的記憶，他還記起這調子叫做「蘇武留胡」。

「有誰在這裏來吹笛呢？」樵之這樣想。「那一定是中國人；吹得這樣熟練，難道還

是去過青島的德國人嗎？中國人，一定是剛纔那個德國人說的醫科學生了。走近他去嗎？認識了他多麻煩。這樣來吹笛的，一定是個怪人。不過，笛聲到外國聽起來也覺得不壞了。且去看他是怎樣的人。」

樹林幽深，星光暗淡，四顧沒有人跡，笛聲斷時，只聞樵之觸地上落瓣的聲息。大學的高樓聳立樹後，門前屋頂的一羣雕像，在星天前畫出輪廓，樹枝下白石的臺階，被遠處燈光照成青紫，是德國詩人歌德的紀念碑，一個黑影立在這玉石欄杆的前面，笛聲就從這裏出來。這紀念碑的左邊是文藝女神，露胸，半披薄紗，手持七弦古琴，爲大詩人和曲。正中高臺上是歌德的立像，徜徉從容，有不勝飄逸之致。在此空寂中，不免恐怖冷漠，起無窮的感慨，還要加以如此笛聲。不知吹笛人怎麼能夠忍此孤寂。

看過去似乎還是一個女子，這吹笛的人，西裝的短大氅之下露見兩腿。樵之這時很覺得呼吸迫促，進退爲難，可惜瑪麗沒有同行，否則，同了女子去招呼女子，於禮節上於情感上都有了一個轉圓和緩的餘地。

「想必一定是中國人吧？」樵之再自問。「倘若是法國人就不怕了，這樣去招呼他，不算是失禮；不過，在異國的同胞招呼一下也是應該的吧？」

這時樵之已到了紀念碑的臺階邊了，但從此不敢再走近去。

笛聲是停止了，這感人的音樂家，仰頭看星天，如有所思，如有所祈求。樵之看到他的大衣領內，項頸周圍，是中國衣服的高領，可決其為同胞無疑，日本人總不穿這種衣服的。

「只要於心無愧，去招呼他有什麼可怕呢？他如果不睬，或者簡直辱罵，我倒是不怕的；只怕他是羞澀的，使他覺得難為情。這又有什麼要緊？已經到過外國，而且做了新學生，哪裏還是中國舊家庭的閨閣小姐，何必管他這些。我真沒用，在法國三年，爲了這點小事，竟回復到以前的中國舊禮教去了！」這樣想定以後，樵之咳了一聲，做一個先聲，於是緩步踏上白石臺階去了。

「晚上好！小姐。」他用法國話說。

這位小姐並不回答，但也並不因爲驟聞人聲而驚駭，樵之的走近來，或者他是早已

見到的了。

「請原諒我，」樵之繼續說。「爲了你的笛聲所感動，我想知道小姐是中國來的嗎？」還是沒有聽到回答，樵之有點焦急，可是，覺得這種中國習慣也有別種意味，嫵媚而又莊嚴，很有含蓄不盡之意。

「先生新來這裏？」

久待的果子，自己掉下來時更是甜蜜。樵之聽到這位莊嚴的小姐如此珍貴的問句，他連連回答，因爲聽到他說的是中國話，於是自己也用中國話說：

「我是新從巴黎來的，我在多藝學校學工程，這裏第一次到，是來過春假的。」

深暗的枝葉做襯托，電燈的微光中可以辨別這位小姐的美貌。迷細的眼光，在迷細的彎曲雙眉下，時時柔嫵，張起來忽又向下，可以偶然偷竊這黑白分明的閃爍光輝。又是與目光一樣柔嫵的鼻形與雙脣，面上無一不是柔嫵，絲毫沒有鋒芒的刺戟，這或者樵之對於同種人難免有私見，不過，中國女子確與西洋人很有不同。

「先生是四川嗎？」

「小姐聽到我的川話嗎？小姐也是成都嗎？」

「是。」

「府上在哪一條街？」

「少成桂花巷。」

「桂花巷？我住在長發街，相隔很近。我姓丁。小姐是貴姓？」

「張。」

「我早年到北京去了，所以不大曉得。三年前回去過的。張小姐常到少城公園吧？方纔的笛聲真使我想起家鄉的公園呢！」

春
城

張小姐手中的笛子順向地下，兩臂交叉下垂身前。頸邊與胸口是黑絨的中國衣衫，一粒鑽釦在襟上閃出品光。外面又是黑色的夾大氅。黑髮平直，分垂兩側與耳齊，微微照見青色的返光。這樣遠路遇見同鄉，同是知道公園的，又是這樣偶然遇到的樵之從驚喜

的動感中，忽然帶有心緒紊亂的動感，如小孩哭後得果，先喜後又有勝利的悲哀，拏了果子還有餘噎，然而樵之終於得到快樂，則如小孩的喫到甜味，他回憶少城公園的滋味了。

「張小姐出來就到這裏嗎？」

「因為有人介紹，這裏的教授向來與中國人感情很好，所以到這裏來。」

「小姐住在人家嗎？」

「住在大學寄宿舍，就在這後面河邊。我的親戚從德國來，也住在那裏。你可以去談談。」

「是哪一位不知我曉得否？」

「姓劉國華。」

「以前是在北京的？我父親與他很好。原是熟人，我一定去拜訪，明天早晨可以嗎？今天恐怕多耽誤了你，我們明天再談，請早點回去，恐防在記罷。」

這究竟是春天了，昨晚的風雨之後，今天又是一天晴和，枝枝葉葉朵朵花頭，以至最微渺的草毛，都仰天怒放，感謝上天好生之德。狄波兒姑娘也感激這晴天，可以與喬治同游這有限的春假，這有限的春光。

他帶笑的裝一個鬼臉後，就輕輕的在樵之的房門上一敲。「這小孩不知起來了沒有呢？且看他第一句對我說什麼？不答應嗎？這淘氣的孩子又與我鬧玩了！再敲他一下！真的還睡着嗎？可憐的喬玩得太疲倦了！」他且想且等待，終於帶着津津有味的笑容。然而終於沒有聽到回答，他響聲的說了：「喬再不來開我生氣了！」

「先生是出去了。」女僕聽到姑娘的語聲，所以出來這樣對他說。

「什麼時候出去的？」

「有好一回了。」

沒有預料到的事情最易應付不周。姑娘因為這樣對空房說話，被女僕聽到，不免自慚可笑；喬治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沒有等他。這兩種思想已經費他頭腦，還要加添紅臉的工作！所以他竟忘記了對女僕說一聲謝謝。等到他想着而補說時，已經走到樓梯頭，與女僕相隔兩三丈了。他的思想不盡於此。他想，倘若到廁所去，不至於有好一回了沒有回來。去隨便走走，這樣好的天氣，卻沒有留一個字。他倒起來得很早，昨天說是今天大家休息休息的了。想着已是走下樓梯，見到掛鑰匙的牌上，第五十三號，喬治房間的鑰匙確實掛着了，上樓去時總以為他是等着的，所以沒有注意鑰匙牌。「他應該早就回來的。等一等好了。」耐心得到一切，「聽聽古人的教訓，等一等好了。他大概是到我家去了，母親一定告訴他，他就回來了。」這樣想着，就進會客廳中去坐。隨手拏了一本雜誌，但視線屢屢轉向門外，留意樵之有沒有回來；書中是地中海沿岸風景與花戰節的插圖，他始終沒有着進去。「倒是被女僕竊笑有點難為情，我也在鬧戀愛的笑話了！不過，總之，這種笑

話並非羞恥的，倒是甜美的。……倒是他究竟到哪裏去了呢？這時候還不回來！『耐心得到一切，』等一等好了。』

再看門外還是沒有回來，再看插圖還是不能看進去。他立起來到旅館門口去，也不見樵之的影子。

樵之整夜沒有睡好，自己相信狄姑娘的話不錯，今天應該休息了；然而昨晚遇見了張女士，今天不得不到劉老伯處一走，所以趁早就去，因為狄姑娘說今天是遲一點來的了，所以正有時候。

好的時間總是過得快，樵之看錶是十一點鐘了，這一次決計要走，不能再敷衍，然而，你說今天的相見真是暢快，我說下次常來談談，你說請不要送出來，我說就在這門口，如此如彼弄了完結，等狄姑娘遠遠的見到樵之下電車來時，車站上的大鐘已是正午缺十五分了。

「妹妹，你等久了嗎？」

「不久，三個鐘頭。」

「我去看了一個朋友，一個同鄉，他真愛談話，我幾次要回來，他總是留住。」

「你對他說我是在等你嗎？」姑娘相信喬是關切他的。

「我說了幾次。」樵之欲明心迹的說。

「難道中國習慣可以留住有別的約會的客人嗎？」

樵之聽到話是嚴重的，然而姑娘的態度仍是和藹，所以也是忍氣的說：

「因為你昨天沒有說定時間的。」

說過這話以後，姑娘不加反問，使樵之也知道抱歉，他想：「十二點缺一刻到這裏究竟太遲了。不過，良心的話，並不爲了他們有姑娘而留戀，實在談到家鄉覺得有趣味。劉伯伯又是屢次到裏邊去，留張女士與我談話，他不在時我又不好告辭。我是要走幾次，然而時間過得真快。立起要走時又費了許多時候。等電車又是許多時候！倘若不等電車徒步走來，就更遲了。」

姑娘看他不再說話，而且已經等到，也覺心中去掉一塊重石，不想多說下去。於是別開生面了：

「現在，喬，這樣好的天氣，我們可以去玩了！代替你遲到的責罰，我請你一個上好的午餐做獎勵。我們到一個好地方去午餐，你會看到這是如此有趣的。」

「一切如你的命令。」

姑娘聽這句話，是聽到話中的順從一方面的意思，知道他遲到而抱歉，這話裏有好意思認錯，而仍然包含認錯之意，所以毫不猜疑或追究，只是笑一笑回答說：

「這就很好！不知你還要到房間一轉否？」

「你該是餓了？我們就去吧。」

「我不餓！倒是指南帶了去，你去拏，我等你。」

到克來培廣場前下電車，寬廣熱鬧，是全市中心。四周多古屋，保留歷史上的古跡，克來培將軍就在這附近帶紐路第十八號的一所古屋中生長的，至今保存着。這位將軍屢

立戰功，一千八百年，在埃及開羅被刺。克來培銅像是一八四〇年所建。普法戰爭時周圍房屋多被焚毀。而一九一八年又在這裏舉行復國紀念，福煦將軍來此閱兵。這種歷史，在姑娘都覺得是光榮而有意味，所以津津解釋給樵之聽。一同順大路過來，街在房屋下，如中國兩廊而牆洞都成弧形，爲巴黎所未見，故樵之特別加以注意。再走至野豬街，有一所古屋的牆上有一隻野豬的平雕，寫着是一六〇一年所建。

「在法國，十七世紀的東西也算奇貨了；中國，再古的東西也不要保存的。」樵之說。「爲什麼不保存呢？這都是歷史上的材料呢！」

「要保存，東西太多了。」

狄姑娘看樵之有點不耐煩的樣子，於是猜測到他是飢餓了，所以連忙說：

「真的，我們應該去午餐了！」

走出小街，就是大禮拜堂的面前，姑娘指點廣場轉角的一所房子，說這裏就是午餐的地方了。這是高大的四層樓房，雖說四層樓房卻遠遠不能以普通所見的幾層高洋房

的觀念來推想，因為他是滿面木雕又是滿面彩色，如中國南方佛廟那樣，不過加以高樓而已。屋頂瓦片如鱗，古樸的紅色上薄染青苔。頂上也開許多窗口，遮以小屋。最奇特的是底層較小，從第二層放大，斜支簷角，與中國亭閣的有椽支一樣。門面的木刻，又原始質樸又細膩精工，極兩者之美，這最可代表本地的風物與民性的特點了。

兩人進門坐下後，一位少女出來招待，美麗與殷勤真是可以感動。等他去後，姑娘輕聲向樵之說：

「喬，你又可說了！何等的美麗！」

「呵，法國人老是一樣的。」

樵之知道話是無意中漏出來了，然而已經說出不去管他，也不解辯，也不再說。狄波兒姑娘覺得這話不甚可解，然而他總認為說一種外國語確實難以達意的，向來這樣不求甚解慣了，所以總是添上一些自己的意思來瞭解他。剛纔的一句話，他推測起來，一定是說法國人老是愛譏諷，樵之是在說他譏諷的不應當的意思。譏諷原是開開玩笑，但有

了愛情了，確實不該再以男女的關係做譏諷，這確實是法國人的壞習慣，雖然在法國人不算可以生氣的事，但安知多少夫婦的爭鬧不由這種男女關係的譏諷而起呢。中國人一定是不以這些話爲取笑的，實在有理由。這樣想後，便說：

「我懂了，以後我不再說這些話了！」

可是在樵之耳朵中覺得這話實在帶點譏諷，明明是一種反話。不過自己說錯了話，也不能怪別人，只得含忍下去，不再報復。

清潔與純樸是本地最普遍的現象，這一所聞名的加美社古屋，因爲遊客常去賞鑑，所以開設了餐館，而接待的都是上賓，所以更是布置得古雅萬分。這一種親切幽靜的趣味，可以與禮拜堂中的光感來比擬，蓋這裏的窗戶上都嵌鑲一種茶鏡，光線通過這彩色，就飽滿了溫柔淡泊的意味，正與禮拜堂的彩玻璃窗有相當的價值。

「喬治，你看，這玻璃窗，人家說都是皮酒瓶底嵌成的呢。這裏多產皮酒，所以有這話。」樵之確實見到所有窗戶上的玻璃都是常見酒瓶的顏色，而且確實塊塊如酒瓶底

那樣大，用鐵邊嵌鑲而成。這時，侍者送茶與皮酒瓶來了。第一個菜是本地的名產香腸，這樣子確實可以見得上賓，姑娘滿心的熱烈與驕傲，知道今天的盤子是配得奉獻新夫婿的，所以說：

「今天，我說過這午餐是獎勵你的，請你盡量的飲酒。」以下就低聲說了：「醉了再到橋園船中去睡覺！」

說到獎勵的話，於是姑娘記起早晨在旅館中的情形了。所以說：

「我敲你的房門不應，我以為你故意開玩笑，我對空房子說了話，女僕聽到了，就走過來說你不在房中。這真有點可笑了！」

「你說了什麼呢？」樵之問。

「我說：再不來開我氣惱了。」

「不要再提這種過去的事！」

這句話的聲音有點大，姑娘仰頭看鄰座，他們有否聽到這句話，只見一對少年男女

對頭密談，兩人都極高大，運動員裝束，一定是美國人無疑。看人家如此甜蜜，反照到自己身上，知道是同樣的情況，心中很覺快慰，所以聽了樵之禁止口氣的話，在他也覺得有甜蜜可尋。

然而，樵之總是很少說話，雖然精美的菜陸續送上來，他也沒有動容，也沒有動胃。

「你今天不飲酒嗎？」姑娘說。

「我飲了。」

「遠比我父母家中時飲得少。或者你是疲倦了？疲倦了還是不飲的好。今天，我看還是不去玩的好，要休息了。」

「你本來預備玩什麼地方？」樵之問。

「隨你喜歡。近便點，到博物館去，有一個本地風俗博物館，很有趣味的，到了這裏了，應該去看看。」

午餐完畢，兩人到這飯店的樓上看古跡，引導的少女滋滋解釋，還是引不起這位先

生的讚嘆，人家以為他不很懂法國話，所以也不覺奇怪。

兩人出飯店後穿過封建故宮，渡伊爾河，就到了風俗博物館。這是利用一所古屋，並非新建，門口掛一鐵花牌子，是本地衣冠的鄉下人，男的手臂夾傘在抽大煙斗，女的操兩隻籐籃，相對表情。一個小女孩也是束腰繫大裙，與一隻鵝說話。地上是細小花草，旁邊短籬與樹木，畫出鄉村背景。這底下便是博物館的牌子。

進門即見古舊的院子，陳列鐵鑄的石刻的圖案材料。再從圓洞門進去，四周迴廊均係木質，色澤蒼古，新綠的籐羅在欄杆上攀援纏繞，最有逸趣。有梯可登，其直柱雕刻亦極精雅。

樓頭簷邊，所謂聖處女葡萄籐的底下，放一木刻老人，當拉動下垂的繩索時，木人張口做出呼喚的樣子，而一手脫下自己頭上的氈帽，一手打鐘發聲，多拉幾下就多打幾下。這是本地古風做門鈴之用，客人進門時，就拉鈴通知主人，是他的實用，而開口呼喚的脫帽致敬來客，都是浮文了。樵之想：這很有滑稽意味，不過是雕蟲小技，無關宏志。兩人順流

水似的多數遊客，一間又一間的看過去，有一間廚房，布置得如有人在這裏生活，真的靠這廚房來維持他們溫暖快樂的人生的樣子。以後是客堂，是臥房，是藥房。臥房中有床，有小孩睡的搖籃，旁邊放了玩具，有男子的工衣粗帽，掛在壁上，小紡車的近旁掛了苧麻一束，一雙女子的木屐擱在火爐邊，女主人出外有事去了。這一切陳設在狄姑娘看來都覺得十分可愛，所以他對樵之說：

「你看多有趣！」

「我是不覺得有趣！」

「啊，爲什麼緣故呢？這都是很有意義的。我們可以見到那時人的生活意味，還可研究歷來的家具的演變，桌椅，盤碗，服飾，都各時代不同，我們可以看出進步的痕跡，這種圖案材料，是極有用的呢。喬治，人生就是要歷史常常來追趕我們，文化進步是要用過去的比較催人向前走，你以爲不是嗎？」

「不過，家庭瑣屑，於我沒有興趣，你還不知道嗎？」

「呵，請原諒我！那末我們出去罷。」

沿河邊同行，姑娘盡力的思索可以使樵之高興的地方，陪了他來而不使他滿意，這是很抱歉的事。在樵之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這博物館這樣的使他討厭，理由自然已經找到了：他是不愛家庭瑣屑的，但再想一想也覺得不是充分的理由。因爲：現在已經遠離博物館了，而且，姑娘似乎很用心的關切他；可是仍然覺得無聊，簡直就是不高興。

「喬喬喜歡玩什麼地方？」姑娘謹慎而又親切的問。

「我是不認識地方的。」

「倘若你能說出哪一類的地方是能夠使你高興的，我就可以着想。」

樵之被他問住了，在說不出中隨便的說：

「有一個上堪尼斯堡，你認識嗎？」

「你愛玩嗎？我認識的。我可以陪你去玩。你是從哪一位裏知道這名字的？」

「一個德國人告訴我的。昨天晚上，你回去以後，我也回到旅館，以後就是大風雨了。」

我到會客廳裏去看雜誌，一人說着中國話來與我交談，他是去過中國的德國人，他說上堪尼斯堡是很好玩的，所以我問問你。」

「那裏的古堡是德國人改造的，我們可以去玩。還可約了他同去，倘若你喜歡。」

「……………」

「他還說了什麼沒有？」姑娘推想開去。

「沒有什麼緊要的話。」

「你早晨去看的所謂同鄉，就是他了嗎？」

「不是的！同鄉，當然是同鄉的。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國老先生。」

說到這裏，已經走到巴斯德紀念碑前，正是到姑娘家去與到樵之的旅館去的分叉路口。兩人中誰陪誰去呢？如果就此分別，一則似乎話還沒有說完，而且在姑娘想來，話還沒有說着開頭，不願讓樵之在悶悶中一人回去。而樵之自知今天的態度對不起姑娘，然而沒有方法用好的表情來結束這一天的交往，藉以矯正姑娘所得於他的不好印像。姑

娘忽然想到了

「我有一個主意，我介紹你一個地方，你一定會愛好的！」

向巴斯德銅像後走去，經過樹叢，姑娘用勝利的語調說：

「這不使你愛好嗎？這歌德的紀念碑！」

這就是昨晚雨後樵之聽笛聲的地方了，當然，如此有詩意的紀念碑是很使他愛好的，所以說：

「是的，這是很詩意的。」

姑娘看他表情轉為溫暖，舉止也活潑了不少，心中甚是安慰。但安慰的時候必定回想過去的慘苦，他也想到方纔苦心忍受喬治的煩惱而竭盡心機的猜測他，安慰他，現在可以問他了，究竟是為什麼緣故。這樣的反嚼起來，不說樵之，在姑娘心中是極大的快慰，而在樵之也可快慰的。於是從臺階踏上去，而且揉軟了喉音的問：

「喬，你現在很好了。剛剛為什麼不高興呢？」

「我現在還是不高興。」

「啊，真的嗎？這爲什麼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

「真是那個德國人有什麼講法國不好的話嗎？」

「沒有！你真會猜疑！」

「昨天好好的，隔了一夜，今天大不相同了。一夜工夫只見了這德國人，還有一位同鄉。這位同鄉，你許我探問，是回來認識的嗎？」

「新認識的。」

「怎樣認識的呢？」

樵之到這時很有點奇怪：姑娘陪了他到昨夜他聽笛的這塊地方來，還竭力稱讚并且立在這塊地方問起他的同鄉，這不是有點故意的嗎？夜間雖然並不見人，哪裏曉得姑娘不正巧看到，或者有人看到而去告訴了他呢？他說代替責罰給我獎勵，語有隱意，責罰

就是責罰昨夜的事了。反直光明正大，原來不想瞞他，也就不妨實在告訴他：

「昨夜出來走走，看天氣又晴了，我以爲可以湊巧遇見你。到你家去，怕太遲了。後來遇見一個中國女生，今天去看的同鄉，就是他的親戚。」

「這毫無緊要，爲什麼不高興了呢？」

「我也不知道。」

「現在既然已經恢復你的快樂，一切不必再說了。我相信我的小喬應該休息了。你要到上堪尼斯堡去，我們定一個日子去；不過這幾天不要去，路遠疲勞，等你休息轉來了再去。我們請那位德國朋友也去，那位中國小姐與你的同鄉都同去，這樣熱鬧，大家更是高興。」

「你也應該休息了。」喬說。

「我也去休息。等你決定了日子以後來通知我，我這幾天暫且不來驚擾你，讓你休息，——倘若你寂寞了，就不管什麼時候來叫我。到鄉間去時我們帶了午餐去，要早一天

春

城

我告訴母親預備，我們到那裏野餐！

兩人踏歌德的紀念碑石級而下，於是分路了。

「再見！好好休息！」

「再見！你也去休息！」

「無論什麼時候請來叫我！好好保養！」嬌柔的聲音隔了樹林遠遠的傳來。

火車站前面，電車停下以後，乘客絡繹下來，其中少數是向站前廣場的各路走散了以外，大部都向車站進去，有的兩手都提皮箱，有的一手提紙包，一手提小孩，有的，一手是一個皮箱再加上帽盒等等許多小包，而別一隻手是一個夫人。其中，只有一人，高大的身體，戴眼鏡，頭略仰上，是近視眼的樣子，看東看西，在車站門前猶豫，並不走進站去。走來走去，走了頗久他終於想定去與站前等候着的女子說話：

「小姐好！請原諒，小姐是不是在等候丁先生？」

「正是。這位先生是漢寫爾先生嗎？我很榮幸得與你認識。」

「這是我的榮幸，狄波兒小姐。丁先生還沒有來，小姐來得很早。」

「丁先生與我講起你先生。我看你從電車下來，你沒有進站去，我猜想到你該是等

丁先生的了。現在，不等他的介紹，我們也很好的認識了。」

這位德國學生看到姑娘腳邊地上放着一個大皮包，就說：

「小姐有這樣大的一個皮包！」

「是的，這是我們的午餐：我今天是我們的廚娘呢！」

「佩服佩服！」

「先生講法國話真好，不容易呢！」

「我在這裏也很久了。」

漢寫爾仰頭看車站的大鐘，忍耐住他的急燥，說：

「八點一刻。丁先生該是就來了。」

「他對你說是幾點鐘？」

「他說八點鐘。」說着仍是等候着。

在耐心等待的兩人的眼中，遠見停下的電車中走下了丁先生，以後，還有一位中國

小姐，漸漸的走近來了。小姐在稍遠處站下了，樵之先來招呼兩人，并說介紹這位小姐。於是，在他前進一步時，樵之說：

「這是張小姐狄波兒小姐漢寫爾先生！」

「丁先生！」狄姑娘說，「你還沒有介紹我這位先生！」

「我們已經自己介紹了。」漢先生說。

「我來遲了，實在對不起！」丁先生抱歉。

四人一同進車站，買了萬舍耳的票，一同上車。因為不是禮拜日，而且復活節已過，所以旅客不算多，竟能找到一間空房，專讓他們四人。坐定以後，狄姑娘與漢先生相並而與丁先生正對，就是說丁先生與張小姐並坐而與狄小姐對坐，介於兩個女子之間。火車開行後的搖動與聲音，以及窗外美的或醜的千變萬化的景物，都不能驚動他們。所最引他們注意的，是張女士今天的一身中國服裝：雪青花緞的短襖，與黑色細摺的綢裙，緞子有其挺直，熟縐有其輕柔，而中國新近做古的不斷花紋，富有丰韻，細簇可愛，遠比大花美麗。

一件輕飄斗篷搭在手臂上。頭上無帽，光亮漆黑的平直細髮，從頭頂中心分散四周，平直的遮蓋眉上，平直的分垂兩側耳邊，如一個小沙彌模樣。這可愛的中國式裝束，漢先生頗回憶幼年時確有小朋友中國姑娘是如此模樣的。自然，在狄姑娘更是滿心羨慕了，他想中國服裝實在好看，將來自己也一定穿中國服裝，法國服裝真是平庸無奇。樵之對於張女士的一身服裝更是覺得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的心頭麻癢。

除張女士以外，他們三人中，因為國籍，民族性，年齡，尤其是地位的不同，只有狄姑娘最坦白，最愛說話，最小孩脾氣，也是最沒有嫌疑顧忌，所以只有他說出這句話：

「張小姐你的中國服裝真是好看，我愛他遠過於法國服裝。」

大家對於這意見不置可否，而張女士自己也不回答。品評他人的服飾原是女子天職，不但男子的服裝他們有批評的義務，就是同性的女子的衣帽，他們也十分留意，不致失漏。然而這只是背後批評，或者心中竊笑，至於當面稱讚，只有法國的習慣不算失禮在沒有這習慣的張小姐不免覺得難為情得很，而且討厭法國人喜歡多說的一種脾氣。

幸而車已到了舍來斯大，要換車了，因為大家的換車忙亂，打斷了這問題的繼續進行。

到了萬舍耳下車後，一望樹林茂密，峯巒重疊，引起少年的遊客們的一腔勇氣，從車站旁一個旅館邊的山徑走去。狄姑娘還是提着裝食物的提包，漢先生看到了，與姑娘遜讓，結果取出一個大包，由他拏去，而皮包仍在姑娘手中，在後面走着。漢先生頭仰天，一手紙包，手是杖，擊地得得得聲。丁先生手上是張小姐的斗篷，與張小姐走在最前面。

樹林深鬱，遊客沈默，四人沿山路的紅白色箭矢的記號進行，決沒有險阻，也沒有新奇的際遇，這樣一條曲折多趣的道路，不知怎麼一走就走得平直無奇了。

「漢寫爾先生到這裏來過幾次？」姑娘問。

「我是第三次了。」

「我還是一九二四年來過。無論什麼東西，在回憶中總比實際的好，這是當然的。」

「……………」

這個談鋒仍然引不起波瀾。姑娘心中想，大概這位德國人是保守黨，所以他愛這堪尼斯堡的古跡，因為是威廉第二所重修的。還因為是保守黨之故，所以他討厭法國人，聽了話沒有回答。然而，或者他自己有心事也說不定。

這樣大家悶悶的走了兩點鐘，已經走到羣山高處，在蔥綠的松柏林中望見山頂上紅瓦粉牆的宮殿一叢，一個四方的高塔統領在上，雄偉曠野，想見封建時代殘殺攘奪以逞私慾的腥血意味。可是，到現在，專制威嚴全去，專供遊玩，就完全是美麗的感覺了。

走到門前，丁張兩人立下等候，大家都到齊了。狄姑娘問：

「張小姐辛苦嗎？」

「不辛苦。狄波兒小姐呢？你提了皮箱。」

「我也不辛苦。丁先生呢？」

「路並不多呢。」

「這幾天你是休息轉來了。張小姐，他前幾天疲倦的時候是很不高興呢。」

大家以爲時已正午，不如先午餐，再往參觀，於是由漢先生的引導，走到山邊的樹蔭下草地上，就預備午餐了。狄姑娘打開皮箱，一件一件的從報紙包中取出食具與食物，四隻小碟子，四隻玻璃杯，四副刀叉，又是一瓶紅酒。又打開兩罐沙丁魚，算是第一個小菜。這時，樵之已脫下身上的夾大衣舖在地上，讓張小姐坐在上面。

「帶這許多東西來！」漢先生說。

「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廚娘。」姑娘說着，滿帶甜蜜的笑容，有如小孩們拏了貝殼，放些花瓣花葉，算是家庭宴會那樣的甜蜜。他做廚娘確實是第一次，然而在小孩時是很有練習的了。「我不曉得這些菜蔬能使你們喜歡否。然而，所有菜蔬都是我的母親置辦的，我還是說不曉得我的廚娘的侍奉能使你們喜歡否。」

這位法國姑娘的法國性情今天受到懲罰了，他以爲可以引人說笑的話，一句都得不到回答。第二菜是一隻烤雞，姑娘用刀叉批割以後，取出一小瓷瓶，交給樵之，而且說：

「這是給你的芥末。張小姐，你知道丁先生的愛辣哩！」

「這也不能算是一種可笑的缺點，」樵之說，「張小姐也是愛辣的，你給他無論什麼樣子的辣味，他都能忍受。」

「啊，在中國人人都喫辣的嗎？」

「不一定所有中國人，然而丁先生與我是同省的，那裏的人多愛喫辣子。」張小姐這樣說。

「冷菜你喫得來嗎？」樵之問張小姐。

「這是很好的。」張小姐這樣回答以後，又用四川話說：「請你不要這樣子，人家過不去。」

漢寫爾聽說中國話，很想聽懂他，然而不懂；狄姑娘聽到他不懂的話，就是一陣寂寞，而且明白是在說他拏來的冷食，故意要他聽不懂。幾天來希望實現的今天旅行，竟是如此乏味，容易受刺戟的小姑娘心中，一陣抑制不住的不快活湧現起來了。張小姐是最機警的，知道這句中國話說壞了，雖然沒有曉得狄姑娘與丁先生的感情的經過情形，但法

國小女孩也不是傻東西，所以連忙來解釋：

「我很愛冷食，今天狄波兒小姐一路拏來，我們真是感激呢。」

「今天一路提來的時候，喬治一句也不來問一問，原來因為他已經知道這裏面是他不喜歡的冷食。我是愛取笑的，喬治生氣嗎？」

這裏連呼兩次丁先生的名字，在狄姑娘覺得是對樵之提醒提醒，而對他人則表示一點與樵之的關係，算是痛快了一點，而樵之則因此使張小姐對丁狄的感情起了疑問，所以更不痛快。

法國人的野餐必定是件件俱備，與桌上的宴會一樣，葷菜素菜以後還有腐酪，有點有水果，乾果，糖漿，還有熱水壺中倒出每人一杯咖啡。然而，這四人的野餐，雖然是食品齊備，大家都想草草了事，愈早完結愈好。嬌嫩的少年心靈最易引起擊撞，然而怎能經得起相互的擊撞呢？

幸而漢寫爾要參觀古堡的心情熱烈，催促大家收拾杯盤刀叉，趕快進門去。

歐洲的古代封建簡直是大強盜，各處的堡壘都是建築得很堅固可守，城上有小孔可以投矢放槍，有吊橋城河可以阻擋敵人，這裏正是一樣。

「這古堡恐怕還是十二世紀建立的。」漢寫爾很興奮的說。「三十年戰爭時被瑞典人攻毀。德皇威廉第二於一千九百年考據古典，一一如舊的重修。」

果然，一扇新製的大門上，貼了一片一片的蟲蛀水腐的木片，據說就是三四百年前的門上的殘跡，經學者精密研究過，這種舊木片，一毫一釐都不失他們地位的。室內是軍器，桌椅，地毯以及各種日用物品，有如博物館的並列，有想像古堡的實際而存原樣者，漢寫爾倒是考古家，很親切的指示解釋，可惜大家都沒有什麼回答。其中有禮拜堂，以前的諸侯就是步門不出可求神佑的。除漢寫爾以外，三位遊客都想在聖母面前跪下去祈求自己的心事。後來則見一暗黑的地窖，據說當時堡壘都有這種監獄，放下蛇鼠，在爭土地奪婦女的戰爭中俘虜來的同胞，就推下這個坑中，所以後來常常發現屍骨。想在禮拜堂祈求的三人都覺一陣恐怖，心中有事的人是經不起感動的了。

及至上登塔頂，望見東邊萊茵河滾滾流去，分割德法兩國，而遠去遠去，一望青綠叢中，都是相互機詐而不自覺的蠢東西的人類的所在，不禁心胸迫促，有不能言說之感。回頭東北，到處是深黑森林，這是法國最神祕威嚴的一角了。正是大家都無言語，漢寫爾說：

「先生小姐們，太陽斜去了，我們還要走森林去呢。」

於是大家下來，一同回去。雖然說是一同，然而沒有聽到他們說什麼話。來的時候重重的斤兩在狄姑娘手上，現在，重重的在各人的心上，而狄姑娘雖然只喫了四分之一，卻遠遠的比手上時加重了不知若干倍。

在回來的火車中，看落日的光輝漸漸暗下去，無笑無語中，四人各想各人的心事。

漢寫爾只是自認晦氣，夾在他們愛情的旋渦中。張小姐怪樵之硬要勸他來，偏有好妬的狄波兒同道。這種女子原不是什麼上等出身，中國人偏愛與這種人勾搭，看樣子是有一點關係的了，他們同在巴黎，巴黎這種地方住過的人還不夠壞嗎？不過樵之一定是糊塗人，我也不要上他的當。樵之是一個女性憎惡者，他今天又發現了女子的一個大缺點，

就是兩個女子在一處，便是嫉妬譏諷糾纏不清。他想：「女子們又畏縮沒有膽量，又貪戀喜歡佔有。要他的時候，就是擺架子，棄他的時候，就不恥來討情。倘若是男子，見可愛的女子，就勇往直前的愛他；他不可愛了，就直截的丟掉。而他們女子，卻是忸忸妮妮的所謂女子相。」

「我決不是愛妬忌的普通女子。」狄姑娘想。「這一種女子的缺德，我一定要絕對的防止發生。喬治去陪了張小姐來，我等候到很久，我不妬；他一路不與我說話，而陪了這中國女子走，爲他拏斗篷，我不妬；他以大氅放在草地讓這華裝的女子做墊褥，我不妬而且敬服喬治知道讚美華麗的服裝而善於爲女子服務。不過，退一步說，即使我與他的關係不比張與他的關係親密，友誼是平等的，不該以我的感情送給他人去踐踏。他如果以別的女友的感情送給我踐踏，我是決定不忍爲，而且反看他不起。現在，總之，我們是相愛的，他是如此愛我，他承認是如此愛我的，我竭力大氣量，不追究他這種瑣碎行爲。我等他的，中國的信到時，我們訂婚，就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這四個人心中都覺得今天是爲了愛情爭執而弄得大家不高興，然而哪一個字句或者哪一個舉動是使他們發生爭執的呢？他們一件都答不出來。愛情的結合與分離都是在字句與舉動之先的悟覺中產生的，他們一點都不能尋到爭執的痕跡。從這樣的反省以後，各人都覺得自己的猜測有點過分，於是，在到車站分別的時候，也就恢復以前的和氣了。

九

我失掉了我的力量與生命，
以及我的朋友與高興；
我甚至失掉了使我誇耀，
我的才能的驕傲。

當我認識了真理，
我如得到了朋友；
當我瞭解而感受，

我已覺他可厭棄。

雖然他是常真，
然而經過的人，
都是不知不識。

上天之言須回答。
世間僅留的安慰
就是幾次的哭泣。

——繆塞作。

城 春

狄姑娘讀這詩不免淚下。他生來快活，而且素不愛哭；自然遊上堪尼斯堡回來，心中

如結，而幾天中竟不見喬治再來，前途渺茫，無以自解，只得翻閱詩文消遣。母親看到他的哭泣，竭盡心思的勸慰他，也是無效，於是想出方法，要舅母來請了他去消遣。

正是晚餐以後，聽完表兄在鋼琴演奏悲壯的軍歌，姑娘就從潘加來總統路舅父家出來，新月照地，街道半條光亮，用青綠的光色，與缺刻的屋影劃分爲二，不禁一陣寂寞與一陣清快。順大街樹下走去，驟見幽林叢中，一塊廣場，清潔如洗，而莊嚴恐怖如聽千里飛瀑，如立萬丈懸崖。場中一圓池，中立白石噴泉，四周各種花卉，鋪成錦地，在月色縹緲中似乎可以明辨其種類與顏色。當北是大屋危立，有一個圓頂當前，是德國統制史太史埠時的德皇行宮，今已改稱萊茵宮，作公衆集會之用。彎彎新月就在這壯偉的圓頂屋邊漸漸下去了。

狄姑娘又恐懼，又嗜好，在這靜寂場中，如聽悲劇，以輾轉絞轉的心情來體會這酸辣滋味。

史太史埠是一個古城，凡街道舊屋，無微不至的都加以保存，交通之不方便，空氣光

線之不適宜都不想改良，唯一的目的是保存原樣。然而，他們同時能夠在空曠的地方建築新市，這萊茵宮前的廣場就是新市的中心。隔廣場與萊茵宮相對，左爲圖書館，右爲音樂廳，都是巍峨壯麗的新建築。這時正是燈火輝煌，開會演奏，可以聽到從窗中漏出和柔的音調。

正在留戀間，驟見圖書館門前走出一對男女，從石級而下，狄姑娘被本能的反應所驅使，覺得這是有點異樣，就向前走近，而那兩個黑影也覺得有點異樣似的急步向樹下避走。看是逃避了，姑娘更是追趕，而前面兩人更是向前逃跑。他們逃了，也就算了，何必再去追隨。一個年輕姑娘，夜間單身追趕人家的男女，倘若不是樵之，而是一個毫不相識的人，將是何等難爲情？真的是樵之呢，他另有所愛了，還要追住他，有什麼意思？安知他不擎着武器，他打過一手槍來將怎麼樣呢？沒有手槍就用拳腳交加，就能抵禦了嗎？然而法國民族的姑娘不是這樣思想，這姑娘大概是受過一點科學教育與法治國習慣的緣故，偏是愛窮追究竟而不愛生命。他叫：

「喬治！倘若你是喬治，不要怕我！我只要曉得這是你就夠了。我不想來傷害你！」

跑得太快，張女士的高跟皮鞋在樹根上拐了一交，停住了。樵之也停住。追踵的狄姑娘除了停住以外還有什麼呢。三人對立，當初畏懼，忿恨，氣喘說不出話，後來，惟有空虛，無聊，氣喘定了還是說不出話。停了許多時候，樵之說：

「你爲什麼追我？」

「你爲什麼逃避？」姑娘反問。

「我不會想到追我們的是狄波兒小姐！」張小姐定了神纔這樣回答。

狄姑娘從追趕到以後的並無辦法中，就想到追趕得如此急促，完全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被動的，於是發笑了。他認爲男子常有瞞了夫人偷愛其他女子的脾氣，常聽人說某人有幾個情人，某人是某夫人的情人，現在喬治瞞了他與張女士偷情，也是可有的事，既然被他看出了，以後只要防他勸他就是，他卻絲毫沒有顧慮到他與喬治的婚姻將有變化否，因爲他相信喬治是完全誠心的求他的愛，婚姻完全決定，只須等候中國的來信好

了。他批評自己如此追趕不免小氣，有通俗女子嫉妬的嫌疑，嫉妬是截然不肯有的，所以竭力的矯正爲寬大的態度，聽到張小姐的說話之後，他就說：

「我覺得是你們，所以追過來。我們四天不見了。張小姐走了上堪尼斯堡回來不辛苦嗎？」

張小姐聽他的話是這樣的態度，很覺奇怪，連連的用是是不不這種單字回答他。

「喬治總是沒有到我裏來，我天天等着你。」姑娘對樵之說。

「你也沒有來呢！」樵之不經思索的回答。

「我總希望有你的中國信時到你裏去。媽媽儘是想念你呢！」說着轉向張，「張小姐，等中國信到，喬治與我要訂婚了。」

春

城

這一句話當然引起張小姐與丁先生間的不安，然而，在狄波兒姑娘似乎覺得後面已是萬丈深潭，不能再退步，不得不然的只好說這句話，終於鼓起勇氣的說了。在他感覺獲得勝利了的心中，很有抱歉與羞澀的成分，他已無心聽他們兩人的回答，無心觀察他

們兩人聽了這話以後的表情，他急於要走了：

「我就要回去了，因為人家等我的。張小姐再見。」說着與張小姐握手。

「再見！狄波兒小姐。」

「喬治，再見到我們家來看我。有中國信時我就給你送去。」

姑娘回家後比以前高興了不少。他想：人事只要講理，坦白相見，不能佔便宜，但也不致喫虧，因為各方面的誤會從此可以明白，而且，如果是有人在暗中機謀的，也就自然的破露了。喬治現在忘記了要與他訂婚的事實，這樣提醒了他們，張小姐就不致與他成婚姻，而他也想起過去的事實，這不過像黑雲遮蔽了一下，又可重見天日了。

母親看他高興的樣子，當初以為是舅母家的消遣得了法；後來聽女兒報告所有的經過，而且對於此事的樂觀的猜測，他也安慰了不少。

然而，一天一天的過去，終不見喬治的到來，這不免又難樂觀了。

這一天的早晨，聽到門鈴響時，老年的女僕就去開門。姑娘那時還在牀中，但早已醒

來，胡亂的想着。聽到門鈴的聲音，就凝神的諦聽。

「早上好！郵差先生。」女僕的聲音。

「丹……笑西先生，請狄波兒太太轉交，有兩封掛號信。他是在你們家裏嗎？日本來的，或者是中國，我不知道，從巴黎改來的。」

狄波兒太太聽到就出去接應：

「是這裏，我給他代收。」

「這位先生的名字我簡直不曉得怎麼念！」郵差翻開簽字的簿子，要太太簽字，說些這類敷衍的話，可以等候太太拿出酒錢來。

「這是丁先生，這是一位中國先生，這是一位朋友。」

女兒在牀中笑他，老太太因為等到了信，感動了，接連說了三個「這是。」

「什麼請你喝呢？郵差先生。」太太問。

「我不喝。還很忙呢！」

應：

太太就給他一法郎，他重重的道謝而去。於是立即拏了信去敲女兒的房門。一敲就

「請進來！媽媽。」

「你聽到嗎？中國信到了。」

兩人各拏一封，看封面上兩個海青色的郵票，上面各有一隻帆船，這是十分中國色彩，似乎，信就是從這隻帆船寄來的，何等艱難，何等珍貴，難怪要等這許多日子了。等到兩人交換一個信封觀察時，方纔知道兩個是一個樣子，封面上的字跡就是喬治自己寫了寄去的。原來寫的地址「維多利亞旅館，學校路三十五號，巴黎」的法文字是塗劃了，改寫法文的「狄波兒太太轉交，來興路九號，史太史埠」三行紅字。這是樵之託巴黎的旅館改來的。

「爲什麼有同樣的兩封呢？」

「大概忘記了說什麼，再補寫一封。」

「大概當初不應允，後來想想應允了。」

「或者當初應允，後來想想不應允了。」

「或者並非同時寫出，郵班不多，一齊到來了。」

「總之，我立即起來送去，一切都知道了。」

這已是九點半鐘，時間不算早了，姑娘這時方纔起牀，而走到樵之旅館裏，他還沒有起來呢！異樣的原因，同樣的宴起。姑娘進門後就很高興的以兩信交樵之，而且說：

「中國信到了！」

樵之仍然躺進被窩，坐着拆信。姑娘坐在牀邊看他。樵之拆開看第一行是「樵哥」兩字，就立刻連信封塞入寢衣袋中，再拆第二封，於是「吾兒入目……」看下去了。

墨筆字跡，寫在中國紙上，還印着彩色中國花紋，大約有六七張之多，姑娘正在觀察讚賞間，樵之一下就收起，乾枯直截的說：

「我父親不應允！」

「真的嗎？喬！」

「沒有辦法！」

「他怎麼說呢？」聲音帶顫。

「不應允還有什麼說的呢！」

「那末怎麼樣辦呢？」

「這是完結了。」

「你要這樣完結了嗎……還有一封信裏怎麼樣說呢？」

「那不是我父親的，這是毫無關係的人所寫。」

「喬治，你要這樣完結，我決不勉強你。不過，這是你自己說的話，你還該記得，在聖克魯，你要求與我訂婚，我說要得父母允許，你說你決定不承認與表妹訂婚，並且寫信去，聲明與我訂婚了。我決不相信你那時是故意欺騙我。我不懂中國文，不能知道信中怎麼說，不知你爲了張女士而變計了嗎？」

「這更是沒有關係。」

「喬治！你要顧到這是我的大量，你與張女士交際，我一點都不嫉妬，不過，不要以這樣的惡結果來做我的美德的獎賞。」

「你的苦處我都知道，瑪麗，你是很乖的，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又不能使你看懂我父親的信。你先回去，等我到你們家去，對你父母解釋。」

「好的，那末你來我們家。可愛的喬，我是永久愛你的，你也承認是愛我，不要被他人毀壞我們的好事。」

「去罷，再見。」

「再見，來呀！喬。」

樵之等狄波兒姑娘去後，轉動門上鑰匙，把門鎖下，這樣不再有人來驚擾，不論是狄姑娘，張小姐，或者是別的人，都不讓他們進來了，再坐在被窩中，拏出方纔塞在寢衣袋中的一封信來。

樵哥：

好久莫有你的來信，非常想念。今天到你家去，見姑父非常不高興的樣子，他正寫好給你的信，叫人到郵局去掛號寄出。妹莫能曉得信裏的內容，回來以後趕寫這封信，也去掛個號，二信可以一齊寄到，報告你這個消息。

最奇怪的，向來他總是給我看你的來信，——我雖然愛看，但每次是怪不好意思的，因為看信時悲喜面色，或者要給他看到，實在難為情。這一次，妹到他書房中去，叫他

一聲後，他趕忙把你的信收起了。我明明看到這是你的信，爲什麼不給我看了呢？我的樵哥有什麼不舒服的事體麼？明明是樵哥親筆寫的字，可見並莫有什麼事體。樵哥！究竟你在信中寫了什麼話，弄得我真不安心，請你接信以後就回答我，使我好放心。

樵哥，你出國正是三年了，還記得那年子孫傳芳還佔據下江，凡有漢口去的人都要當作共產黨檢查，尤其是學生，常常被扣，我們接到你到了上海的信以後纔放心。現在革命成功，把聯都變了，不過聽說打仗時節，檢查仍然非常之嚴。

樵哥今年暑假可以畢業歸來麼？妹近來非常用功，暑假可以畢業。要是暑假時哥不歸來，妹當求父親允許，來法國學美術。我們一位楊先生就是法國勤工儉學過的，講法國的好，我常常問他。

今天是禮拜六，我從學校出來，看到春光明媚，正是哥去國前我們同遊時候的美麗，所以一直到少城公園去走走。

公園到處都垂着絲絲綠楊，遊人非常之多，有的持着釣竿坐在河岸石級上釣魚。

荷池裏新浮出小小的圓形葉片。不過今天只有妹一人，莫有像那年子與哥同在荷花池中坐小艇，也莫有坐在池邊飲茶。後來隨意走到動物園，那嚙人不費力的猛虎，也就莫有方法逃出公園的牢籠，那些麀，雉，兔，鹿，豺，狼，熊，猴，更又有何本領不被人們玩侮呢？[？]展翅的孔雀，交頸的鴛鴦，成羣的沙鷗，也都通通在內，如你以前所見的一樣。

教師教我們描寫風景，但我寫不來，樵哥看我比前信有點進步麼？

盼望回音。

敬祝進步！并望珍重！

妹芝英三月一日。

成都的春是值得追念呵！這一封信把樵之的心神完全寄回四川去了。

樵之出國來以前，看表妹芝英很美貌，很聰明，所以雖然是父親作主訂婚的，也覺得很可以滿意。向來的風氣，每到女學校散學的時候，翩翩少年多到學校附近等候，其中真是有約會的很占少數，他們兩方相見後就稍稍遠隔的追隨着，裝出沒有關係的樣子，同到僻靜的地方去了。有的是天天來等待機會，先用眉目，後進言辭，達到更深的程度。然而

大多數只是如對美景，私心是春風的知己，春風何曾對誰送顰？然而在樵之是樂得學此時髦。第一，表妹是認識的，不必擔憂掉頭不顧或者進他一個耳巴子。其次，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太不適於現在時代潮流，街上同走幾遭，也就像了自由戀愛的模樣。而且他已有訂婚事實，即使有人說話，他也有話可說：這是「擇吉開張，先行交易。」況且不久就要到法國去了，不知何年可以回來聚會，應該有一個幽靜的道別。

他從長發街家中出來，春風拂拂，晚陽遲遲，各家後院的楊柳梢頭，絲絲新綠，垂釣少年人的飛盪神魂。拐過西城根街，就是女子實業學校的所在了。他面對少城森林公園的叢叢綠樹，靜候女校的放學時間，芝英姑娘回家中去必經過這裏，是他所知道的。

「樵哥到哪裏去？」

可憐姑娘還不過十七歲，還不懂樵之等他的意義。雖然知道是訂了婚，樵之是他將來的丈夫，應該要避嫌疑，但他還保留自幼的習慣，不覺得需要怎樣，所以活潑的叫了出來。

「我……想到公園去。」樵之倒被姑娘的流利所阻，也一半有點虧心，說話是遲疑了。「天氣很好，你到公園去嗎？」

「我去放書包來。」

「不必回去了，拏着不要緊。」

姑娘確實是美麗，一套青布的裙衫，一條光潔的髮辮。鴨蛋形的臉兒，像脫殼鴨蛋的潤澤，一對漆黑的眼珠流利轉動，總之，使樵之覺得他的面貌迷迷糊糊，忽遠忽近，不敢看他的樣子。大概因為在街上同行是第一次，而訂婚以後，覺得他更美了。

兩人到了支機石，就是傳說張騫從斗牛宮帶回來的遺物。又經過貓貓巷，桂花巷，就到長順橋了。御河上木橋，倒影水中，如渡天橋，因水中只見天與橋了。緩步入公園，兩岸絲楊如煙，微風掠過，徜徉恍惚，有若接若離之感，如對廬山，如遊蓬萊仙島。果然是，穿過柳絲，小島三座，浮現綠水之上。萍花朵朵，隨水東西，更覺縹緲無際了。

就是這河岸上，芝英姑娘信中所說的漁人，坐在石級上持竿釣魚，釣者之意不在魚，

也就是如此點綴而已。

「坐船去！」樵之說。

「坐了這船到法國去！」姑娘伶俐極了。

在荷花池邊，樵之先拉住小艇，讓表妹先跳下自己也就下去了，片片新荷漸漸近來，而回頭岸上，綠楊枝下，人影雙雙，似乎不勝留戀之情，竟不像自己就是從這岸上枝下來；而岸上人們，正羨慕他們雙雙蕩湖如登超然別界。

他們兩人儘是遠望岸上的曲徑迴廊，對雕樓茅亭而出神，「蘇武留胡」的笛聲從這裏傳來，幽遠微妙，不禁有岸上勝過水上之感。其實，正是身臨水上，纔知岸上之美；水上之美，還須到岸上去估量。

問：這池水通御河，繞少城皇城西城而可達東門外大河。當船已向外遠遊的時

「這樣出去你不怕嗎？」

「真的可回轉了。不過你是還要出大洋海去的，這小河當然不怕的。」

樵之心中慌亂，到外洋去自然是鼓勵他的勇氣，只是不久就要分別，不知何時再見，對此命分應得的夫人，將如何表示，或者是如何享受，實在有點畏懼。倘若表妹有些羞澀躲避的表現，倒是可以進行，現在他天真活潑，恐怕還不懂這類行爲，難免他出驚。於是一陣寒一陣熱的等候着機會，他先引入一句話：

「到法國後芝妹常常寫信來！」

「我常寫給你，你也要寫來！」

兩人回到岸上，就在池畔茶几邊坐下，峨眉茶味，清香滲透骨髓。快樂的少年們，隨着留聲機高唱京戲，當初似乎嫌太鬧，因爲是空曠的緣故，也覺得別有風味。從柳枝缺處，望見太陽低去了，兩人起立，再往前面進行。一直到了動物園中，只有孔雀的開屏最得兩人歡心，而鴛鴦並頭，實在引起樵之的豔羨。

大樹叢下，綠草如絨，盤旋花草間的曲徑過去，就是小山所在了。人們正聚在那荷池

邊喧鬧，忘記了這裏的清淨。山旁流水，淙淙不息，而禽鳥歡舞，與之應和。四顧無人，樵之就鼓勇表示了：

「芝妹！我們雖是父母訂婚，實在與自由戀愛一樣。」

小姑娘沒有表示，不說話，也不拒絕，他以臉色紅暈作表示。這柔順而純樸的態度真使樵之滿意。

然而，爲什麼現在又鬧出狄姑娘張小姐來呢？

樵之拏了他表妹的信只是回憶，不知道是人們都有愛鄉的私心呢，還是中國風景人情確實比別處美麗，他總覺什麼東西都不能勝過他的家鄉，於是少城公園中的芍藥臺榭，茶藤棚架，此色此香都在眼底心中永不消失。而芝妹來信如此真切，實在覺得太對他不起。爲什麼弄出現在這樣子來呢？他連自己也是說不出。

法國成語說：「笑了禮拜五，禮拜日該哭。」狄波兒姑娘的快樂時期很短的過去，現在，只見寂寞與空虛了。

自從樵之的中國信到後，聽到婚姻不能成功的話，他是十分的失望；但樵之在旅館中要他先回家，自己當來他的父母前解釋，所以他天天等候。然而樵之終於沒有來。這是最使他不痛快的，不痛快是他所有唯一的形容詞，因為他知道這感情的結合已是毫無希望，但總要有一個一刀兩段的解決，這樣不冷不熱，似斷似連的情形，最是掛割心腸，所以，這一天的早晨，打定主意去看樵之了。

到了旅館中，見到五十三號的鑰匙沒有掛在牌上，可見樵之是在房中。

敲門一下，就答應了，一進去，只見樵之與張女士對坐小桌前喫早餐。這是何等驚人

的意外！在狄姑娘眼中，只覺樵之的從頭到腳，劈了半邊去了。張女士也很覺意外，連忙放下塗好牛油的一片麵包。走開來與狄姑娘握手。

三人立在三角尖上，面面相顧，沒有說話。

姑娘只見樵之的眼白紅紅，面色油而無光。襯衫的領釦寬解未釦，而以前的潔白領子與整齊領結已不再見了。身披寢袍，兩禮拜來的齷齪使他變得與第一次見時大大不同。

「請不要驚擾你們，」姑娘說，「繼續你們的早餐。」

「那末請這邊坐。」樵之說。

於是，姑娘在離小桌稍遠處靠窗的沙發中坐下，而兩人繼續早餐。名為繼續早餐，實則毫無心思，只是凜凜不安，只想喝下杯中的咖啡牛奶就算了。可是，喝完以後就是別一問題的開始，不知如何開始，如何處置，都是可以擔心，所以，喝一下看一看杯底，如此敷衍時間，而同時一秒鐘不停的在預料對方的言辭，預備對付的言辭。狄姑娘胸中滿腔是話，

不知從哪一句說起；明知說也無益，本來可以一句都不說了，不過，想到氣悶時節，還是說了痛快，從此可以不再放在心上。他想，這樣等着，大概樵之是不會開始說起來的，只得自己先開首。於是，壓住了氣忿，和緩的說：

「丁先生，你說到我父母家來，然而總是沒有到。」

「我只有一句話要說，但已經對你說過，所以也不想再去重說了。」樵之也竭力抑制，語調也很和緩。

「我正是想聽你的一句話呢。」

「我已經說過了。」

「現在不斷不連，這是最大的刑罰。」

「我對你說過，我是不能與你結婚的。」

「不過，爲什麼你可以驟然這樣改說的呢？」

「因爲中國的信到了，我父親不允許。」樵之覺得這是名正言順的話，勝利完全在

他這一面，可以不再辯駁下去了。

「我不懂中國文，不知道信裏的實際；然而，實在的也好，或者你別有原因也好，像過去的感情，過去的事實，我們不能沒有一句話，不明不白的就此不來往了，我覺着這總是不合理的。」

「我有什麼辦法呢？」

「我要問你……」說了半句就止住，轉向張小姐，「張小姐，請你原諒，我在你面前講我與丁先生兩人間的事。只因為我恐怕從此沒有機會再見到他，所以只得現在說一說了。」

張小姐一直到現在，儘讓他們兩人對責，自己沒有參加一字，一則因為知道狄波兒是妬忌樵之與自己的關係，所以難於說話，二則聽樵之說他不愛這人而偏要嫁他，不免太下等，實在不值得理睬他。一聽到對他說請原諒的話，從衛護自己佔有了愛情的財產的歉意中，不得不跳出這利害圈子似的說些第三者的話，所以說：

「可惜我不能跳出兩性之外，做一個不會有偏袒誰的嫌疑的公正人，來和解你們的是非。」

「張小姐相信天下還有公正，我現在覺得是非的中間連一條線的區劃都沒有。」

「你要問我什麼？」樵之插入。

「我要問你：你對我說了這許多的愛我，至今沒有說過一句不愛我了的原因。你可以對我說嗎？」

樵之夾在兩個女子中間，一今一昔，一愛一否，說話之難，有如淘金，同一籃中，有金有石，每一個舉動，要使兩者分開，石去金留。這工作與鬪牛者要刺牛而不傷牛背上的裸體美女一樣的精細。他聽到狄姑娘的問話，如果說出愛情原是轉變的這類話，不免在張小姐面前承認自己與狄姑娘的過去關係，而且使他對於前途寒心。所以，他要認過去的爲無聊，而仍然在等待眼前的愛情中的甜蜜。於是他想出了可佔勝利的淘金似的語調說：

「我自己也不知道！不過我覺得，相愛的時候在一道，不愛了就走開，這是最好的態

度。理由是不必追究的，辯論只是無聊，勉強相愛就是人生大苦痛。」

真理無話不明；有話無須真理。

這樣那樣一說，似乎是非完全剖明，再沒有什麼話可辯。可是，狄姑娘還是氣塞梗喉，不肯罷休。他是失望了，帶了嗚咽的聲調說：

「你怕苦痛，就不管人家的苦痛了！」

「呵！可見世界是如此自私如此嫉妬的！你早該把我眼睛弄瞎了，從此再不能看見他人。」

其實樵之決不是有意說種這凶毒的話，不過一到爭鬧，有話拉着就說，無暇想到留口。而姑娘聽了，只覺天下再無更惡的話，當初以為劈了半個去的樵之，現在完全灰暗了。但他不圖報復，卻別轉方向，只說自己了：

「我以前讀浪漫派詩文，以為體貼入微了；現在，讀了丁先生的活書，纔恍然大悟，以前都是不瞭解。這一天勝過十年。不過，我是不感激你的，我寧願永遠迷濛，我悔恨用了如

此血肉買這……灰暗的墳墓，這代價太貴了！」

姑娘止不住兩眼的潤溼，急忙在小皮夾中掏手帕。悲哀的當然不只姑娘一人，樵之回想聖克魯同看噴水，想如這水柱的努力人生，同在樹林中密約婚姻，也都是事實，尤其是雙十節會場中第一次相見時的愛慕與豔羨，決不想到有現在的一天。可是事體已到這地步了。姑娘的眼淚滾滾不止，樵之知道是被眼淚攻進了心中，所以想壯一壯自己的力量，他說：

「我不愛看女子的眼淚，看到眼淚，無論什麼珍貴的東西我都願犧牲，倘若你是爲了別有愛人而流淚，我無論如何的愛你，也寧願讓你去愛他了，因爲我實在怕看女子的眼淚。可是，你所要求的不是我能做到的。」

「眼淚不是男子可以命令出來，或命令止住的，」姑娘立起來說，「我自己也不能命令。不過，我的眼淚不是跪着要求你什麼做到做不到的東西，我的眼淚是爲我的光榮驕傲而流，爲了能夠大度的賜與的驕傲而流。世間有愛情幸福的人們，祝禱你們盡量的享

受，我不想以我的失望的經驗來影響你們，也不想嫉妬你們的幸福。而且，我決不以此類推到一切男子都是負心人，尤其不否認人世的一切快樂。這話自然不是要取媚什麼男子再來愛我，不過，微幸人世的空虛還不至如此普遍。我要說的意思是：我確實這樣經驗到，人的嘴是如此變換的。——我不說人的心，因為人心到自己慚愧時還會流淚，口子是亂說無憑了。」

姑娘的臉色灰白，當然非樵之從來所見，兩臂時時作勢，有痙攣的樣子，有時絞轉手帕，發洩他的忿恨。張小姐聽了他如此動氣了，不好意思再箴默無言。聽他說的世間有愛情幸福的人，自然是對他說話，也要剖白幾句；而且他說口子是亂說無憑的一句話中，也含有真理：不是以前樵之說與狄毫無關係的嗎？於是說：

「我聽了狄波兒小姐的話很感動。倘若狄波兒小姐那樣的好姑娘沒有得到愛人，是男子們沒有眼睛，是男子們的羞恥。請你不要當這話是譏諷，你就明白他的真意了。同時，我並不是責備丁先生。因為，愛情完全是瞎眼睛的！倘若我畫起愛神來，一定畫一個包

了眼睛摸索的人。愛情，捧着爛番薯爛泥塊，都當做寶貝。凡有成功的都說是悔了；不成功的沒有一對不是天成的佳偶。完了，如果你們的婚姻不成功，纔是你們的幸福，過去的事跡都是美麗的詩章，永遠留着好印像。成功的人真是永遠套了奴隸的桎梏。」

樵之很不自然的樣子，只覺得他所學習的功課中沒有見過這樣翻騰的句法，一半怨恨自己說他們不過，一半，心中也很有感動，索性一言不發，讓給愛多說話的女子們去說。狄姑娘聽了張小姐的話美麗動人，於是自己也修飾了字句，說出深遠的詩意：

「天下的男子們，如果曾被女子欺負，現在，我代你們復了仇，代你們喝苦酒！」

張小姐流淚，樵之也流淚，大家同聲一哭。

「丁先生，你現在知道了，眼淚不專爲有所要求而流的。」狄姑娘說。

在這流淚中，三人的仇敵心思退減了不少。張小姐知道狄波兒這人不是下等人一句話也可以了結，一半是同情他，一半是爲了自己也難免是上了當的心情，漸漸的與樵之離開，而與狄姑娘接近。狄姑娘幾天來的鬱結發洩了許多以後，似乎輕快得多，所以如

果設想到樵之照舊的叫起他「妹妹」來，他只可算是出了一口氣，實際上必定是更無聊，更空虛更肉麻難受。只有樵之是羞愧難堪，受了他們兩個女子的攻擊，雖然自己覺得很有理由，還是沒有字句可以分辯。從求人諒解的苦心以外，還回想到自己的初志與雄心，所以說：

「我有我的事業，要挽救衰弱的中國，不能像將圖書學音樂的人，消遣終身，我是不能沈溺在愛情中的。如果這樣下去，我的學問事業將完全拋棄了。」

「我從來不想妨害你的學問事業，也從來沒有無意的妨害過，」狄姑娘說，「正因為你有志於學問事業而使我尊敬，覺得是我的光榮驕傲。現在，自然不必再講了，不過我可以分析我為什麼今天要來說話的心理。凡有失戀者的心理，不能以失掉了一件東西的心理來比擬，失掉一件最貴重的東西，失掉一隻最愛的小鳥，一隻最愛的小貓，無論如何的惋惜，只不過私利的損失，感情的漂縱無憑，寂寞，悲哀，沈痛，如此而已。至於戀愛的變心，不但有這種種從私利出發的情感，而且知道自己是如此被愛人看不起，在他的秤上

是毫無斤兩了。於是失掉愛情的慰藉以外，甚至失掉了誇耀自己才能的驕傲。這種心情還是帶點自私的；還有是爲愛人設想的：本來，我的愛人另得他人的戀愛，這不是很可放心的嗎？只要有人愛他，總是一樣。然而，我敬愛的人，必須我親手愛他纔安慰，他人無論如何的比我愛他，我還是不放心。不過這都是空虛的，過去的，現在不必再講。」

「我還是去用功，做我的事業，如果承你愛我，請你放心好了。」

「愛情如箭矢，不怕什麼阻擋，要穿過一切，達到他的究竟；但你不能使他轉變，或者停頓了還要他再走。」

「……………」

「以前我不懂人家說不要偏愛一人的道理，我想我不能普遍的博愛人人，只愛一人，也是人類的一部。現在我始懂得愛人類的話了。以前你屢次對我說不要失約，怕人失約的就變了先失約的人。你還說中國獎勵貞節的風俗，我相信，現在的中國應該快快爲貞節的男子造牌坊了。法國的女子要貞節時貞節，用不着造牌坊。」

「我也在你身上長了經驗，愛情是這樣一件東西，我到現在始知道。」

「張小姐的話最透澈，愛情是瞞眼睛的。以前我因為得你所愛而驕傲，是我的錯誤；現在，丁先生不愛我了，我也可不必恥辱；將來如果有人因為我被丁先生簸弄而稱譽我，同情我，我也不足光榮，在你身上買榮譽是太廉價了。我有我自己的驕傲，與丁先生的事無關的驕傲。」

姑娘擎起手皮夾，拭一拭哭過的眼睛，照一照皮夾中的小鏡。樵之看他要走，自己覺得失敗的說：

「你在我裏得到驕傲，我在你裏所得的只是苦痛。不過我還是感謝你。」

「狄波兒小姐，我也去了，我與你同去。」

「再見，丁先生。」狄姑娘說。「倘若你願意到我父母家去，你還是照樣受歡迎的。」

「再見。」樵之不想再與狄姑娘談下去。也沒有勇氣留張小姐說話，於是讓他們同去了，送二人出去以後，他心中思想紊亂，回到沙發上坐下。

他想：我怎麼昏到這個樣子了呢！以前最看不起人家鬧戀愛的笑話，我絕對不與人鬧故事，人家的愛人，我決不去爭奪，有人要奪我的愛人時，我也決不去與人爭，大氣量的讓與。然而，現在仍然是鬧戀愛。狄波兒是可愛的，他有他的長處，學問是好的，又懂得愛情，比中國女子毫無知識毫無表情者好得多。這是我被狄波兒誘惑而欲與芝英退婚的理由。不過法國人也有很多的缺點，張的嫵媚實在非法國人所能及，於是我又掉進去了。人心是如此沒有把握的，我明明十分堅決的要與張麗結婚的，忽然又變了，張是很好的了，然而反又想念芝英。我們處這種亂世，無心過愛情生活，況且我將有救國大事業，隨便選擇一人，趕早解決了就算，免得糾纏不了。然而，正因為這問題是最為難的，究竟選定誰呢？三個都有長處，都有缺點，而且安知此後不再遇見第四第五人呢？而且，到了選定結婚以後，再有這樣的故事鬧出來，不是更苦痛更為難更沒有方法解決了嗎？

「可恨人心是如此變動的！倘若一個圓也像人心的變動，忽然長了，忽然扁了，我們還能說圓周是直徑的三·一四一六嗎？倘若巴黎的埃非爾鐵塔也像人心的變動，忽然

高上去了，忽然軟下來到塞納河上來飲水了，這還成什麼事體，不管埃非爾是何等大
工程師，怎麼能夠建立如此大名呢？總之，我們學科學的人是把不住自己的心了。不知學
心理學文學的人有什麼辦法！

樵之倦極又苦極，倒在牀上。

春風帶來了滿城的繁華，然而不知利用的人們，仍然得不到喜悅，甚且見不到這繁
華。

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一年五月再版發行

實價大洋四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城 春”

[本及普]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原著者

孫福熙

發行者

上海東百老匯路仁興里
杜海生

印刷者

上海東熙華德路餘慶里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七〇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
漢口鼓樓北山路
漢陽中街

開明書店分店

